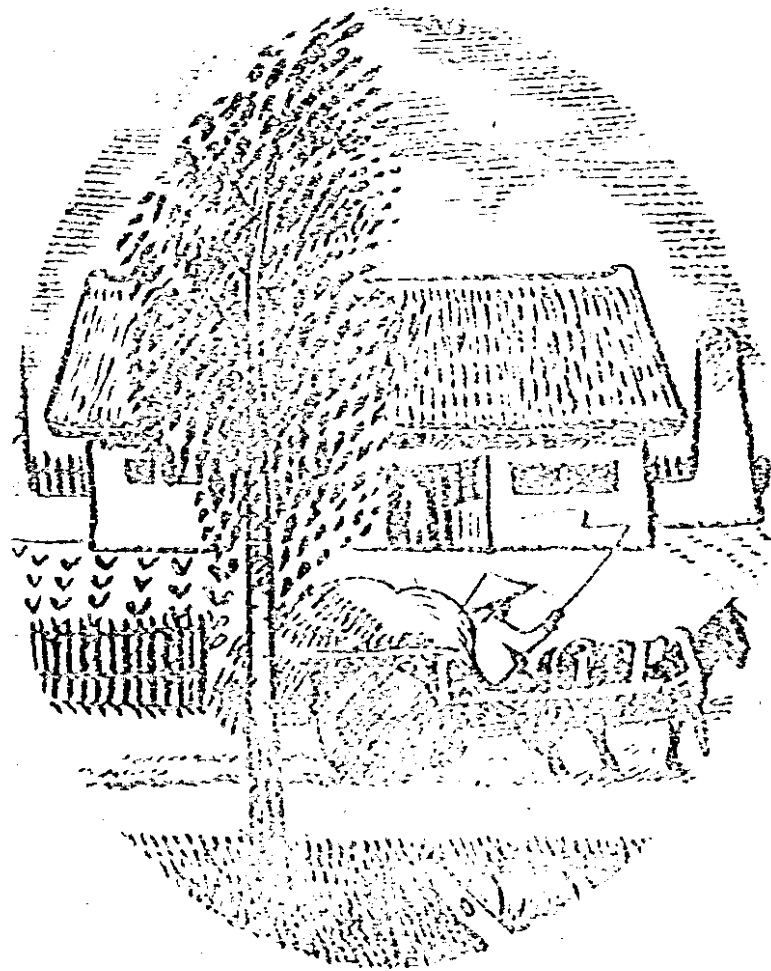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學戰綫創作叢書

高 祥

方 青 著



東北書店印行

高 祥

著 青 方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目錄

張雙祿的『硬骨頭』	一
張鳳山參軍	六
土地還家	一四
高祥	一九
擦黑	三一
翻身屯	三九
『瓜子不飽是人心！』	五九
童養媳婦	六五
『火車頭』又冒烟了	七一

張雙祿的「硬骨頭」

路邊上已經冒出了青青的小草，柳條上長出了半寸來長的「毛毛狗」的時候，風和太陽就像無敵的雙柔嫩的小手在臉上撫摩着，怪癢癢地。我把帽子摘下來，戴在膝蓋上，頭髮散亂地任風擺佈着。我和鎮安村的幾個農民在談話。

那邊一羣人正扯着繩子量地，不時傳來年青人們響亮的笑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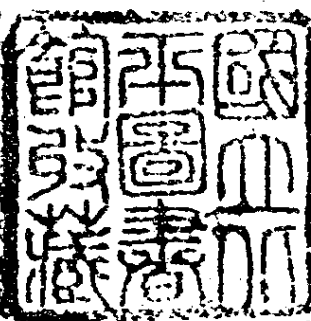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我對面的張雙祿，是一個健壯的「山東佬」，十來歲上來關外，現在已經抗了二十七年大活了。弟弟張福祿，今年三十二歲。哥兒倆都是一手好莊稼活，推頭份工錢。可憐的是：哥倆到現在還是兩條光棍漢，一年到頭沒穿過一件囫圇衣裳。

「沒有合適的人兒？」我問他。

「人倒是好對付；錢是大事！」他頓頓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：「沒聽說過嗎？「抗活不下本，越抗越加緊」，一年下來，連穿衣裳都不夠，算盤一響溜光，地了場光衣裳破！」

張雙祿就這樣一年一個溜光的混了半輩子。

「端人碗，屬人管！」劉老大爺這樣補充了一句。沒想到一下子觸疼了張雙祿的創傷，使他陷入痛苦的回憶裏。他的頭垂下來，手裏隨便拔下一棵高粱樣子來，揮打着鬚根上的濕土，往事一幕一幕



地在他腦子裏演變着，歷數着他每一個東家的面孔，以及每次和東家吵嘴的情形……

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沉默過。往常一聽到人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他總是瞪着眼珠子跟人家吵：「罵人管？指力氣幹活掙飯吃，給氣受可不行！」

他經歷過十幾個東家，一家頂多幹三年就散夥。都不是因為幹活頂不下來——相反，他這手好莊稼活是每一個東家所最喜歡的——而是由於山東人的「扛」脾氣，好像都集中到他身上。幹起活來格外比別人幹的多，累的吐了血也沒有說過一句埋怨誰的話；要是一句話說不對了，他便認爲是受了氣，脾氣鬧起來，那可不是好惹的，拚命也要爭這口氣。譬如前年五月裏，他得了時令症，頭疼腦熱，歇了半天工，下晌東家就叫他下地，他硬咬着牙幹了半天活，沒說一句話。第二天發燒更厲害了，早起水也沒挑，飯也沒吃，東家却沒一個人來問他，他也不覺得怎麼樣。又呆了一會兒，東家的一個小孩子來叫他挑水，他一連兩頓沒吃飯，混身發軟，應付着說了一句：「等一會兒再挑吧！」可那個小孩却兩眼瞪的溜圓說：

「等一會兒？吃飯你怎麼不說等一會兒？等水開鍋哩！」

就這一句話就把他說火了。他想：這決不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能說得出來的，一定是大人教給他的。他越想越有氣，也不管病不病，小舖蓋一搯，往身上一擱，到上房去算賬。打更的老徐頭勸了半天，說啥也不行，寧肯去賣零工夫也不受這份氣。正當農忙的時候散夥了。

過後想起這些事來，他一點也不後悔。他常自負地說：「窮，活該！就是不穿小鞋！」

可是聰明的東家們，是會像使喚一頭牛也似的使喚他的。高興的時候，捧着他說兩句，幹起活來就

格外多用點勁。這不和一條牛一樣嗎？只要肯願着毛撫摩兩下，這條牛便把尾巴一擺，以爲這是無上的恩惠，但在耕地的時候，主家却搖晃着鞭子光嫌不用勁。但是，抗活的能比得上一條牛嗎？主家看到牛不好好幹活的時候，總是埋怨伙計不好好餵，牛瘦了，就得趕緊給添料，牛有了病，趕緊找個獸醫給扎針、吃藥，不幸牛死了，主家會惋惜地說：『可憐呀，三千多塊錢的牛！』但是抗活的不好好幹活，東家會罵他，瘦了也沒人過問，病的厲害了，頂多歇幾天工，不幸而死了，也用不着惋惜他的三千多塊錢，反正天下窮人有的是。這些道理，張變祿以前是想不到的。他一年給東家幹的活，起碼等於他三倍以上的工作，那兩倍利潤自然歸東家所有，但他並不了解這是他的血汗。難道不甘心接受東家的申斥就值得自負？就能像他自己說的不吃下眼飯的『硬骨頭』嗎？

這些事直到前天靠山屯開貧民會的時候，他聽了王政委的講話，才澈底弄清楚了。一百多個貧民開會，但張變祿覺得每一句話都是針對着他說的，他覺着一個字就像一根針，刺着他以往的創傷。首先是兩眼有點發紅，因爲他覺得慚愧，他慚愧自己一向自負的『硬骨頭』，原來是連一條牛也不如的笨蟲。他低下頭去，繼續聽着王政委講話，後來竟用袖子抹起眼淚來了。因爲他更覺得感激，感激王政委把套在他頭上的悶罐子打破，得見青天。他是從來沒有掉過眼淚的，因爲他始終是這樣迷迷糊糊的活着，這樣的話連一句也沒有聽說過。

現在呢？腦筋也開了，一個錢不花，哥兒倆能分到三十五畝開拓地。從此，再用不着抗活了，多下點工夫，把地種好，秋收以後，哥兒倆便都能成上家。這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盤算着怎樣經營分得的土地，如何向政府借款買點工具，跟誰家換工犁地……一直想了半夜。

第二天起來，他和東家辭了工，給弟弟捎了個信，叫他也交了鞭子回家種地。他又跑到幾個抗活的家裏，細細的議論着王政委講的話，大夥越說越高興，越想越有理，往常就是沒人敢這麼說。

不光是這些事，其他的道理也滿懂了不少。我們坐在一塊談論分地的事情，他順口說：「小的時候，常聽老人們說『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』，這句話就像千斤的大石壓了我半輩子，氣都喘不過來。現在同志們來了，才把這塊石頭掀開了。」

「你們這是救苦救難來啦！」這是劉老大爺的聲音。

「什麼『命』『命』，都是有錢人造出來的，來害咱們窮人。」青年農民魏慶福也自負聰明地說出了他的見解：「靠『命』是靠不住的，越靠越窮；就憑這兩隻手，要什麼有什麼。」

這些話就像一陣浪潮，在靠山屯的窮人當中到處起伏着。他們早晨起來，也不再燒香了，也不給寫着「天地君親師」的牌位磕頭了，他們都以此爲榮。無怪魏慶福見人就說：「向來我就不信『命』！」

這回算他碰到釘子上了。張雙祿是極端反對這種俏皮話的。他急起來：

「你翻開家譜看看，祖宗三代也沒有過一壩地；你怎麼不靠你這兩隻手？吹什麼牛皮！」

「再早業也不頂事呀。」魏慶福只得這麼說。

「那麼往後呢？」我插了一句。

劉老大爺順手抓起一把土來說道：「這是根本呀！巴結了一輩子，也沒有混上一條壩，現在一點勁沒費，白得二、三十畝地，老輩也沒有聽說這樣事呀！」劉老大爺眼睛睜成了一條縫，呵呵地笑

着，花白鬍子被風吹得飛舞起來，高興得又補充了一句：「八路來了，窮人才能翻身！」

「這不就得了嗎？八路不來靠什麼也靠不上。」張雙祿說。

「這就是窮人大翻身！」魏慶福竟大嚷起來。

「光有地還不能真正翻身，還要有權才行。」我還以為這是新的問題，但是張雙祿却接着說：

「對！這麼對！王政委不是跟咱說了嗎？要成立農會，莊稼人都結成一個鐵蛋子，什麼也不怕

反動派，漢奸，特務，誰敢來，一拳把他揍的遠遠的！」他揮起了鐵拳，在面前一掄，又表現出「山東佬」的「扛」脾氣來：「誰來欺負咱們也不行，我們有農會！」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說：

「這才是硬骨頭啊！」

大夥都在笑着點頭。

我們只顧得嘮嗑兒，那邊丈地的人羣早已翻過嶺去連點影子也看不見了。太陽的光芒更熱起來，風仍在輕輕地吹着，我們走上了慢坡的橫嶺時，又聽見年輕人們響亮的笑聲。

（四六年四月，東壘）

張鳳山參軍

一

夜深時。上弦月把四平城郊映成灰茫茫的一片，風吹到樹梢上，像是輕輕地吹口哨。遠處，不時傳來沉重的砲聲。

在一間門窗已經破落的房子裏，張鳳山把慰勞品歸攏好以後，坐在草墊子上，用一件軍用大衣把腿蓋好，棉襖也脫下來，準備蓋在上身睡覺。但他心情不安地又把它披在肩上，脊背靠着牆，眼睛呆望着屋頂在想什麼。那邊一張桌子上，胡班長正在埋着頭寫工作報告。屋裏靜得沒有一點聲音。

胡班長寫完以後，一回頭發現張鳳山還坐在那裏：

「你還沒有睡？明兒一早就動身。」

張鳳山一看有了機會，認真的說：

「真？張班長：我是誠心誠意呀！真的不行嗎？」

「真的不行！」

「多一個人，多一份勁兒呀！早些把反動派打走不更好嗎？我從小就是這個皮氣，看見不公的事，

就要管，好狗護三鄰，好漢護三村，依我說：民夫都留下，一個人發給一條槍，跟反動派拚一場！你們還不也要爲我們，我們也要爲你們……」

「對，你的道理倒滿對，就是不能那麼辦。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保衛人民是民主聯軍責任。你家裏也有媳婦孩子的，若不去，家裏不惦记嗎？你們來多少人，還好好地把你們送回家去，想參軍也要回去把家裏安置好，經過地方政府介紹來。」

張鳳山一聽，頭頭是道，人家想的這麼周到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，可是目的沒有達到，到底不甘心。

二

他老家是山東登州府人，十歲上跟着父親下關東，父親一年到頭抗長活，指望鳳山長大了，也能做一把好莊稼活，到十五歲上，父親給他找了個東家去放豬，開始說什麼也不去，到後來挨着父親一頓好打，牽着耳朵把他送到東家那裏去了。他天天把六個豬領到地裏去吃草根，落太陽的時候趕回家來，今天這樣，明天還是這樣，一年到頭和畜類打交代——這還是人幹的？他想到這裏，打定了主意，正好是十天頭上，他照例吃了早飯，背上乾糧袋子把豬趕到地裏去以後，他撒腿就往縣城裏跑，一下就找到了「招募新兵」的地方，虛報了兩歲當了兵。當着班長把一隻七九馬槍發給他的時候，他高興得飯都吃不下去，拆卸下來，擦了又擦，裝好以後，又對着牆腳去瞄準。一會兒安上刺刀做着刺槍的姿勢，一會兒又把槍攆起來來回走着，一年以後，他已經成爲班上的優等射手，提升爲一等兵，又過了

二年提升到班副，就在那一年開到關裏參加直奉戰爭，因為他槍打得好，作戰又勇敢，馬上就當了班長，幹了三年因為和排長鬧彊扭不幹了。回到家裏呆了幾個月，還是覺得沒意思，他又跑出來當了兵，二年以後，又從二等兵提升到班長，就這樣過了十三年軍隊生活。

忽然，一個意外的消息傳來，「日本人要攻奉天！」這句話像閃電一樣，很快的在隊伍裏傳播着，傳到張鳳山的耳朵的時候，他氣憤極了，嘴裏嚙嚙着：「他媽的，小日本要造反？」他回到屋裏，把全班弟兄都集合來講話：「弟兄們！咱們中國人，現在報國的時候到了。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把槍擦好，等着他！」果然有一天夜裏，聽到了砲聲，排長傳下來的命令是「聽命令出發！」他把槍支子彈都準備停當整整的等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連部傳下命令來說班排長集合。張鳳山想，這一回不大離，八成是出發。沒想到一見連長正用兩手抱着頭沒精打采地在想什麼，大家都捏了一把汗。

「少帥給南京打了兩次電報，回電說一槍不叫打，回去收拾好，準備上車，往南開！」連長紅着臉圈說。

一瓢冷水從頭頂澆到脚心，張鳳山混身都涼了，他明知道上級命令要絕對服從，但是他等到其他排長班長走了以後，他還立正着站在那裏，兩隻大眼睛瞪着連長，像要說什麼，但又不知道爲什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臉上開始發青，嘴唇幾乎成了黑色，他眼前有無數星星在閃耀，房子也轉起來，差一點沒有跌倒。連長趕緊把他扶到炕上去，用低沉夾雜着憤慨的音調說：

「這是命令，着急也沒有用；將來總有機會報國。」

隊伍先開到錦州，過兩天又到山海關，第二天隊伍又開走了，但是張鳳山沒有走，他再不想當兵了，沒意思，他甚至弄不清養兵爲什麼，敵人來了一槍也不打，扭回頭往回跑，跑到那裏算一站呢？這個二十八歲的小夥子，寬肩膀，大個子，一雙好眼神，能舉槍瞄準十分鐘紋絲不動的一條硬漢，現在垂下頭來，咳嗽嘆氣地：收了心吧，還不如回家種地。

他連夜趕到東豐縣，回到家裏一看，父親已經六十二歲了，租種兩垧地，勉強够他母親姊妹吃喝的。他就代替了父親，在家安心種地，父親也給他說了一門親事。

三年以後，父母相繼去世，妹妹也出了閣，自己已經有了個孩子。他再不往別處想了，又租來一垧地，憑自己的力氣，種三垧莊稼是綽綽有餘的。只是租子重，簡直是一隻胳膊擲給人家幹，一隻胳膊擲給自己幹，自家這一半至少又要抽出一半來出衙，一年忙到頭，黃豆大的汗珠子，快要把地皮澆濕了，真正落到自己手裏的才有三四石糧，還得應酬這樣捐那樣稅，又抓了回勞工，上炭鑽就幹了半年，弄得面黃肌瘦的跑回家一看，地裏的草比莊稼還高。從此，更一年趕不上一年了，租子出衙年年加重，「屋裏的」又添了第二個孩子，打點糧食整年喝粥都不够，苞米不等長熟，就得拿來煮着吃，沒等到收割就吃完了。一家大小穿的混身稀爛，找不出一件囫圇衣裳來。

張鳳山空有一把好力氣，就是沒法施展。

三

「八一五」的砲聲，結束了他窮困的生活，再沒有人跟他要出衙糧了。民主政府成立以後，又讓

窮人向地東要回已交的租子，每石退回二斗五升來，他清楚地記得羅區長的講話：『民主政府棧棧都是爲人民打算，減租就是使窮苦農民吃飽飯。』當時他就說：『窮小子也有個時來運轉。常言說：蠶糞蛋還有個發燒哩。』過了些時聽說縣裏開什麼參議會，大家選舉劉大爺去參加，張鳳山心裏又有點納悶：劉大爺爲人倒是好，人品正直，辦事公道；可是粗手笨脚的窮莊稼漢也能到縣裏開會？簡直想不通這個道理。過了十來天劉大爺回來了，滿面紅光的見人就說：

『世道變了。』

『世道變了。』

人們都圍攏來亂烘烘地問着，他興奮得不知從何說起，人們越是急得等着聽下文，他就越口吃得說不出來。亂了一陣，好容易又想起一句：

『窮人要翻身！』

『窮人要翻身！』

他來回重複着，又沒有下文了。後來大家夥兒把他讓到屋裏去，喝了口茶才沉靜下來，慢慢地說：

『世道是不同了。像我，穿雙大靴靴，也能在參議會上上台講話，開天闢地也沒有聽說過。人家說：全縣的大事都要咱們出頭露面，咱會說什麼呢？就是談咱們莊稼話，僞國家百姓遭的什麼罪？減租怎麼好法？縣長聽着滿高興——提起縣長，簡直沒有見過這麼好人，和咱們一張桌上吃飯，給咱們斟酒，睡覺以後，他還問炕燒熱了沒有……』

這以後，把壞蛋屯長陳閻王趕下台，他貪污的公款配給品，都吐出來還給老百姓，又選了劉大爺當屯長，張鳳山和大家一樣，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高興，十四年的苦處，總算沒有白熬，如今算看見青天了。民主；這才是人民作主呀！

過幾天，縣裏又來了工作團，說是把以前日本人買的佔的地，分給莊稼人種。他心裏想；政府怎麼想的這麼周到呀，現在吃穿都不缺，就是自家還沒地種。開了幾次會，又調查登記，討論後，決定張鳳山分一晌七畝五分地。當他把一張蓋着縣政府官印的地照拿到手裏的時候，他眼淚都流出來了，從裏城到外城，父親那一輩就沒聽說過自家有一塊地，現在一個錢也沒花，白分着這麼些地——這是命根呀！今年多下點工夫，耕深點，劃四週，種八畝豆子，五畝苞米，其餘種高粱，平平常常的年月，少說也打十石糧，秋後每人都能做一套新衣裳，好好地過一個年……他這樣盤算着他幸福的生

活。

分地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，城裏捎來一捲報紙，工作團的高科長看了以後，就跟大家說：「反動派發動內戰，進攻我和平民主地區，咱們爲了實現和平，讓出很多地方來給他們，但是反動派貪心不足，得寸進尺，光是我們一邊讓是不能實現和平的。所以我們要自衛，用血肉爭取和平！」

「狗日的，「九一八」的時候跑到那裏去了？現在又要來踏害我們。」

「他們看見我們日子過好了，他眼紅。」

「別看我們是好欺負的。大家夥兒一條心，誰來也不怕！」

「我們有農會，有自衛隊，打它們這些王八蛋！」

在大家亂嚷的時候，張鳳山的聲音最大，他是經歷過來的，他比別人加倍的氣憤。幾天以後縣政府動員民夫幫助前方運輸的時候，他第一個先報了名。在前綫上和戰士們一樣受優待，整天在火綫上抬傷兵，運子彈。

在前綫他看到民主聯軍拚着性命爲老百姓，那麼老百姓又應當爲誰呢？坐在炕頭上等和平，摸摸胸口，下得去嗎？非一齊來幹不可！我也要參加民主聯軍，把二十年前學的瞄準，對着反動派打，一個也不留！張鳳山想到這裏他馬上找到了胡班長：

「我也參加，行嗎？」

「你的精神很好，就是手續不妥當。」

「手續？」

「你們來是動員的運輸隊，來八個人，還要回去八個人，少了一個我們也不能跟政府交代，再說，鄉裏人也說長道短的，於軍隊名譽有關。」

雖然第一次交涉沒有成功，第二次又請求，結果還是不行。現在服務的時間滿了，明天清早就動身回家，伙伴們都睡覺了，可是張鳳山總不死心，又想了很多辦法，準備向胡班長要求，沒想到胡班長還是不允許。他心裏着急起來，等到胡班長送報告回來的時候，剛一進門，他劈頭就說：

「縣政府好交代，又不是以前的衙門，現在甚麼事都好商量。找縣長一談保險同意。」他一看胡班長笑了，就更進一步說：「家裏更不要你牽心，農會早研究好了，參軍的家屬沒勞動力由牌裏人幫忙種地，吃水燒柴都不會發生困難，要不是這個辦法好，我在外邊也不放心呀。寫上一封信，告訴家

裏說，管保什麼事也沒有。」

「這倒是個辦法。」胡班長低著頭慢慢地說着。張鳳山一咕碌從炕上跳起來，緊跟一步說：

「胡班長，就這麼辦吧！再勞你駕晚睡一會兒，就勢寫封信，就說我參加啦，家裏有什麼事，去找李大爺，他是農會主任，什麼事情都能幫助咱們想辦法。」

胡班長馬上找指導員商量了一下，允許了他的要求。

三天以後他與高采烈的開到前方去，用他二十年前學好的瞄準技術，去射擊人民的敵人啦。

（一九四六年五月）

土地還家

郭長發在胳膊底下夾着早已砍好的四根木樁子，跟着分地的人羣跑了兩天，但是還沒有決定他分那一塊地。據農會主任的意見：在他家附近，給他分兩垧好地；但是他不願意——寧肯跑出一里多地去，分到那原來就是他自家的一垧八畝地。

「主任！少落二畝地，我也是甘心樂意；那是我老人的墳塋地呀！」

果然，大夥沒有辜負他底苦心，把那一垧八畝地，原封歸還了他。郭長發很熟悉地找到了地界，在四個角上用力釘上了地樁，看着那歪歪斜斜的「郭長發」三個大字，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在地下。

他趕緊走到地裏去，看着母親的墳，發了一會呆。一轉臉，又看着那已經是長到膝蓋高的穀子，勾起了他一片傷感的回憶：

那是民國十四年夏天，母親死了連口棺材也買不起。把僅有的一垧八畝地典出去嗎？眼看着全家四口就沒有飯吃：不呢？捲上領破席把母親埋了，心裏又覺着下不去。後來託人賴臉跟高棒子借了一千吊錢——還得把地照拿去做抵押——才買了口棺材把母親裝殮起來。他想：把莊稼侍弄好好地，

省吃儉用，趕個好年頭，轉過年來就能還一半，後年再還一半，把窟窿填平，了了這件心事。

第二年莊稼長的還不錯。可是快要收割的時候，一天夜裏連糟蹋帶偷，損失了大半。他向誰申冤呢？報告了村長以後，得到的回答是：

「查查再說。」

郭長發以後也就再沒有去追問，因為在第二天他就已經知道是高大棒子指使幾個流氓來搞的。這回門坎不要說他郭長發，再比他「打腰」的也不敢去惹。

這樣，賬就還不起了。一年就來了個本利平，利上滾利，兩個滾就出一千吊變成了四千吊。這筆重債把他壓的頭都抬不起來；可是高大棒子一直就沒有向他催討過。

他記得那是第三年的夏天，他剛從地裏抗着鋤回來，高大棒子底管家宋掌櫃到他家裏來，出乎意外的可是他非常客氣：

「才回來？莊稼還可以吧？」

「嚶！嚶！」他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對。

「糧食能接下來吧？秋莊稼還得個半月。」

「嚶，够！够！」

「接濟不上了說話，哥兒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。」

郭長發越發不知道怎麼答應了。以往見了面，宋掌櫃總是把臉一扭，理都不想理；今天沒頭沒腦的給他來了這麼一套，他天大的本領也猜不透宋掌櫃的葫蘆裏裝的什麼藥。

「哥兒們不錯，我才來找你；別人找了多少趟，我都不想去管。」宋掌櫃稍停了一下，壓低了聲音：「依我說：你那點賬，用不着發愁，拿地來頂賬，還有剩頭呢？心裏也去一塊病。」

郭長發一聽說「地」，就像一聲沉雷，把他震得半天不覺事。

一會，又好像聽見宋掌櫃說：

「……父一輩子一輩的，還能給你出境主意……？東家說：三天以裏，本利還清，我想你也辦不到……」

「三天……」他底心神還沒有穩定住，但宋掌櫃的好話已經說完了，開始變了臉色，口氣也硬起來：

「再不就拿地頂，反正賬是非還不可！」

「地？地……地是我的命根呀！」

「沒有什麼可囉嗦的，看你也還不起賬。」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搭子早已數好的吉林省官錢帖來：

「地按三千吊一坵算，公公道道。三的三千，三八兩千四，五千四。本利去四千，下剩一千四，還是錢，分文不短！」說完又掏出一小張摺得很整齊的紅紙，在炕上舖平：

「這是你的借帖。」說完，頭也不回，拔腿就走。

那天晚上他飯也沒吃，把枕頭哭濕了半截。這件事情到現在雖已有二十年，但郭長發還覺得像昨天的事一樣。

二十年，他除了每年到母親的墳上燒三回紙以外，根本就不到地裏去一趟。平常走起路來，寧肯

多繞點遠，也不願看到那塊地，更不願看到母親的墳。

他覺得太對不起母親了。每次他上墳時，總要哭着叨嘮兩句：「你還不爭氣的兒子，連這點命根子也保不住……」

燒完紙以後，他又常常呆在墳上，半天不肯離開，翻來覆去地想：是我郭長發不爭氣嗎？糟錢的遺兒一概沒有，黃烟葉子都不抽；能說是不會過日子嗎？整天緊盤算……他不由想到了高大棒子，那個高個子，長醜臉，大眼珠子墮的跟鈴鐺一樣。一年四季總是提着那根有雞蛋粗四尺來長的大棒子，只要他看到誰在他地邊上走走，就得挨他兩棒。到了滿洲國，又和日本人勾搭好，當了大區長，三十多個屯子的出荷、勞工、奉仕，都是他一手來辦——就是這個吃人肉，喝人血，吃完了喝乾了還要啃你底骨頭的壞種，惡霸！把我的地搶去了，那是埋着母親的墳地！

「什麼時候，才能爭這口氣呀？」最後他總是跺一脚，才離開了那塊地。

世事的變遷，總沒有辜負他底願望。「八一五」的砲聲把他驚醒之後，緊跟着就展開了清算漢奸逆黨的運動。高大棒子也在一千多人的鬭爭大會上，吐出了勒索貪賍的財產。

郭長發算回了自己的土地以後，當天下午他就帶着兒女到地裏去了。先跪在地下，在墳前燒了紙，對着墳裏的母親說：

「爭回這口氣來了。」

然後又往墳上培了土，父子倆動手割起地來。二十年了，郭長發又重新用自己的手來耕作自己的土地了。這是老人留下的命根，叫它長出糧食來養活後代的兒孫；可是二十年的光景，它被野狼吞了

去，自己沒有吃過它一顆糧食——他想這是舊社會把我底地搶走了。

現在呢？他又踏在這塊地上割草了。他感到自己已經離開家二十年，如今又回到母親的懷裏，親切地叫着：『娘！我回來了。』——於是他又感到是：這是新社會把我底地要回來的。他這樣想着，不由得拉長了聲音跟兒子說：

『柱兒！想不到啊，盼了二十年那時候你才三歲。多虧共產黨……記住！可別忘了本啊！』

他直起腰來，兩手拉着鋤把，又沉重地重覆着這句話：

『柱兒！記住可別忘了本啊！』

（四六、八、松花江之濱）

高祥

高祥是個有名的受氣罐子，老實巴腳的抗了一輩子大活。東家不順心思了，便找他罵一頓。比仿柴火垛歪了，不覺是誰壞的，總是找他。因為都摸著了高祥的脾氣：遇到這種場面，他寧肯受點窩囊氣也不吱聲；伙計們不高興了，也想找他出出氣，人多說笑話的時候，就拿他開心，誰都想說他一句：「黑瞎子叫門——熊到家啦！」

他從來沒有得罪過人，看見別人打架的時候，他也替人家担心害怕，怕惹是非。他向來就是抱著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的想法。

這篇小說，就是要說明高祥怎樣轉變成一個積極份子，並且當了農會委員的故事。

19

他是江南鹽城人，小名叫祥子，三歲上就死了爹，姐姐比他大十四歲，正趕上那年出門子。家裏就剩下他們娘兒倆了，又是窮人家，媽媽就搬到他姥姥家去住。開始，一家人都滿照顧，到吃飯的時候，先把他娘兒倆叫來，坐在炕上，兩個娘家嫂子跑前跑後，吃了一碗盛一碗。對祥子呢？大夥也都是都想搶過來抱抱。過了幾天，祥子媽媽就覺著怪不好意思的，針頭綫腦的也幫着做點，吃飯的時候，

也再不上炕盤腿大坐了。再後來，就灶火裏燒燒火，收拾收拾秧棵地，什麼活也做起來了。可是嫂子和們越對她疏遠了，慢慢的便嫉妬起她來，遇事還想給她個臉色看。祥子哭了，也再沒人來抱了，並且表兄弟們還常常來欺負他，在院裏扛哭了，便都跑回各自屋裏去了。

還不到一年，就成了這個樣子，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？祥子媽的處境變得非常困難了：吃飯時不敢儘量吃飽，人多時也不敢大聲說話，幹活少了，嫂子們都不高興，還故意把重活叫她做。又偏趕上嫂子生小孩，祥子媽就更得多幹活了，在婆家都沒有這麼累過，爲的吃人家碗飯，幹啥活也不敢不下力，做錯一點事，就閒言亂語，嚼咕起來沒個完。就是娘家媽覺着有點心疼，可是沒一點辦法，只好幾回她和祥子媽說：「別受這份氣了，才四十來歲，不會再走一家？」可是祥子媽總覺得半老四十二了，又有孩子，拉扯大了還是一家人。她還是這麼過下去了。

祥子就這樣在他姥姥家過了五年。媽受氣，個人也受欺負，這些事他一輩子也忘不了。直到八歲，姥娘家也越過越窮，媽才托人賴臉說着，叫祥子給三掌櫃家去放豬，自己也就回到婆家那間破屋子裏去。

二

三掌櫃是屯裏的大地主，二十來歲就當了家，僱着七八個伙計。祥子一到他家，三掌櫃就當着伙計們跟他說：「小子（他故意把「祥」字唸成「小字」）！我們僱你，不是僱你這個人，是支使我們的錢，就跟拿錢買東西一個樣。叫你咋的，可不能不聽說！」高祥一直到現在還記住這句話。

原來三掌櫃家還有個豬信，一個人放四五十口豬，招呼不過來，才把祥子僱來當幫手。祥子除去

天天下地放豬以外，早晚還得給三掌櫃提尿壺、抱柴火、掏灰，也都是他的事。伙計們誰能看得起他呢？飯少了，只能吃個半飽，下雨天，伙計們要是抽煙，也都是叫他到灶火裏去點火，這事就成了他的專差。

十四歲上，祥子變成馬倌了，馬有活的時候，他就是半拉子，場裏地裏都跟着做。這年收割莊稼的時候，有一天傍黑，拉完最後一車苞米糶，伙計們發現把杈子忘到地裏了。飯也沒吃，就叫祥子去找杈子。離家三里多遠，祥子走到地裏，已經漆黑了，他找到了杈子，覺得累的一動也不想動了，想枕着杈子躺一會兒；誰知一躺就睡着了，直睡到第二天大亮才醒過來。當時就覺得身上發冷，勉強往回走着，滿心裏想着回去在熱炕上暖暖，吃上點熱飯，也許會好的。誰知剛一進門，就碰上三掌櫃，劈頭就說：「我心裏「張三」（狼）把你吃了哩。不回來誰知道你是活？花錢僱人還得替你操份心！」祥子一看伙計們都吃完飯了，他飯也沒吃，就不言不語的跟着下地了。

凍了一宵，一連兩頓沒吃飯，一病就病了二十天沒起炕。這年年底算賬的時候，按照忙工工錢扣了他二十天，算了一下，只掙了半年的工錢。

一直到民國八年，祥子二十一歲，早已頂上整工了，這時他媽也死啦。三掌櫃又在北大荒買了十方子（每方四十五垧）荒地，哥三個分了家，三掌櫃就帶着祥子他們四個伙計，十二匹馬，到北大荒來開荒。

到了北大荒，三掌櫃又僱了幾付牛具，不幾年就把荒開完了。祥子就像一頭牛也似的，始終是埋着頭幹，一句話也不多說。他覺得給人家抗活，就跟賣給人家一樣，人家有錢，咱有力氣，憑力氣掙錢，如願者上鈎。他覺着自己決不能和三掌櫃比，人家讀書明禮，說話都帶着官架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是應該的。自己受罪，也是該受，粗手笨腳，拿什麼和三掌櫃比呢？三掌櫃發脾氣罵他兩句，也是應該的，誰叫人家有錢呢？

至於伙計們有時也欺負他，他也是覺着人家都比他本事大，能說會嘮，手眼也大，在三掌櫃面前能答上話。自己也不能和人家比。

另外，他還受老曹頭的影響很大，老曹頭是三掌櫃家老抗活的了，經過前清國、老中華國、滿洲國三個朝代，受盡了冷言熱語，世事風情，把老曹頭的性子磨練得就和一塊軟麵一樣，捏個啥樣就是啥樣。在伙計們當中，祥子只有和老曹頭能唠得來，老曹頭常常把『平安即是福』、『能忍者自安』這一類的話教育祥子。這是他個人的經驗。既在人眼下，怎麼不低頭，趁早別想要脾氣，鬧到那裏也是窮人吃虧。

把這一套話和祥子的出身對照起來，就造成了這個受氣罐子。

四

熬到日本投降的時候，祥子已經四十七歲了；還叫他小名，人們都覺着有點過不去，於是就加上個姓，叫做高祥。

當時很混亂，日本潰兵、國民黨的胡子隊，到處鬧個雞犬不寧。也就是那麼兩三個月，等到八路軍一開到這裏就平定了。

過了年，縣裏來的工作隊，淨找窮老鄉開會，說是要『訴苦』，高祥長這麼大也沒有聽見過這個名詞。後來聽到工作隊解釋了一遍，他才說：『有啥個訴頭呢？還不就是個苦！』工作隊說：『一訴就甜甜啦！』他更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啦。後來聽見別人都把以前受欺負受壓迫的事全說出來，就像倒苦水子一樣。他也跟着把自已在地裏凍了一宵的事簡簡單單說了一下。當時並不是出心想說，是因為『官家叫說，不說能行嗎？』

訴完苦接着就是『找窮根』。這回說話，可就牽扯到地主身上了。第一個說話的是秃老六，他第一句話就說：『不用找，窮根就在地主身上！』高祥一聽吓的半天沒出口大氣，手心裏却出了兩手冷汗，他覺得秃老六非鬧禍不解。可是後來大伙都這麼說：『人是一樣的人，地主吃好的穿好的，啥事不幹；窮人一天累個半死，到頭來還是吃不飽飯。不叫地主剝削人，咱們就受不了窮！』要是兩三個人跟高祥說這話，說啥他也不相信，因為老曹頭告訴他那是『墳上的風水，祖上的陰德』，這兩句話在高祥腦子裏就和拿錢印烙上一樣！可是今兒七八十號人都是這麼說法，有根有由的一點不差；他又一聯想到自己，覺着這話是有道理的。只是自己可不收那麼說，等到人家都說完了，他偷偷溜出去，假裝上茅房，算是躲過了這一關。這個會一直開到雞叫才開完。

第二天又開會的時候，換了題目了，又進了一步，說是要『挖窮根』。怎麼挖法呢？清算！鬪爭！大夥商量着頭一個鬪爭對象就是三掌櫃。大夥亂嚷嚷着怎麼開會，誰先講話，會開的滿熱鬧！高

祥呢？一進屋就蹲到個堵角裏，一動也沒動，心裏撲撲通通的跳着，聽着大夥吵吵。他頂恨的就是禿老六，說話嗓門屬他大，要求在鬭爭會上第一個發言的也是他。高祥心裏嘀咕着：「這小子要倒霉！」另外，他也替大夥担：三掌櫃是好惹的嗎？說話冒冒失失的，事鬧大了，也免不了自己的一份。後來他掏出烟袋來抽着，一袋接一袋，不住氣的抽，想借着抽烟來散散害怕的心情。可是禿老大的嗓門更大了，話屬他說的多，他的每一句話，都變成了小棒槌，敲打着高祥的胸脯。

五

清算三掌櫃的鬭爭會，開的很好，大夥都指着三掌櫃的鼻子尖和他講理：怎麼剝削窮人，怎麼欺負窮人，一套一套的把他的醜事都說出來。講話的越來越多，三掌櫃低着頭一句話也答對不上。會開完了，誰也沒鬧禍，禿老六被選成了清算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當時指揮着把三掌櫃押起來，說是清算完了，叫他還完賬，才能放出來。過了兩天，賬單子往外一拉，三掌櫃光是貪沒配給品，就該一萬斤鹽、一千二百尺布，還有三十萬塊錢。三掌櫃一點也沒短下，如數拿出來，還給了大夥。

這件事情給高祥壯了壯胆子，他覺着算的很合理，可是在會上他沒敢說一句話，他當時還是給三掌櫃家抗活，分給他東西，先頭也沒敢要，後來禿老六說着，他才收下了，偷偷的藏在別人家，怕叫三掌櫃看見。

到七月天快掛鋤的時候，縣裏工作隊又來了，說是要分地。叫高祥和另外三個跑腿子的搬到一間房裏去，另按鍋灶，不叫他抗活了。工作隊發動羣衆跟地主要回地來。這回清算，再不是以前那一套

了，這是從老根算起，把地主的老家底子都挖出來！

工作隊的同志，特別找到了高祥，和他慢慢嚙嚙兒，扯到了三掌櫃的地是怎麼來的，倆人一算就
算出來了：在江南就是大地主，靠吃租子剝削人，糧食賣成錢，又到北大荒來開荒估草，僱着六付犁
杖開地，開完地又是吃租子，僱伙計，地更多了，就越吃的好，穿的好，可是三掌櫃本人連犁把都沒
有扶過一下。經過這麼詳細研究，高祥真正明白過來了，地主的地畝，都是窮人給他掙的。他個人算
了一下，給三掌櫃家幹了四十年活，就拿一垧地來算，還該四十垧哩。可是自己一條壩也沒得
着，連房媳婦也沒娶上，眼看快五十的人啦……就這樣，把他個人的苦處一嘮扯，他也就想開了。

又過了幾天，就開始分地，每人八畝，跑騾子抗活的一人頂兩個，分一垧六畝地。高祥自然是分
三掌櫃的地，連地帶苗。他核計着：照理是應當分，可是人家三掌櫃的交往大，要是想來報仇收拾
咱，還不是跟老鷓鴣掐小雞一樣？又一看屯裏別人，都在分的地界上插上樁子，在地裏幹起活來。他
呢？把四根小木樁子藏到衣裳底下，躡手躡腳的找到三掌櫃的家裏去，說道：「三掌櫃！那一垧六畝
地我給你老人家侍弄着，人家說不種不行！」三掌櫃從鼻眼裏哼了一聲說：「好好收拾，對半分糧！」
高祥就像領了聖旨一樣，心裏伏貼多了。

六

三掌櫃還有個外號，叫三麻子。人頂狡猾，滿肚子壞道道。早些年靠着筆頭子硬，和官面有來
往，專門包攬詞訟，二掛寬的紙條一遞上去，指誰是誰，少說也得蹲兩個月風眼。如今改朝換代，是

民主政府啦，紙條再吃不開了，三麻子可一時也沒有死心，裝模做樣，死想破空兒翻把。

轉過年來，到四月天，各處又是『煮夾生飯』，又是『查封建』，三麻子這時更心慌了，他盤算着：反正這屯裏是住不下去了，先找個地方避避風。怎麼走呢？白天人多眼雜，夜晚又有民兵放哨，想來想去，想到高祥身上去。那是個胆小鬼，好胡弄，打聽着那一天趁他放哨時走。主意拿定，趁高祥放哨這天，他把家中細軟收拾好，膠皮車也套好了，偷偷趕到西屯口（東屯口還有人放哨）。三麻子走在頭前，和高祥說：『高祥！現在是你們的天下，我在這裏也呆不下去了。求求你，饒我這條老命！咱們相處好幾十年……』說這話的時候，膠皮車已經趕過去了，高祥這裏趕緊說：『車站住！車站住！』三麻子早又接上去：『想想！哪一樣我也沒虧負你，現在算到你跟前了，把膠皮放活點，往遠裏看。』說完，爬到車上去就走了。高祥這裏只顧喊：『不行！不行！』可是車早已走遠了。

這一下子把高祥弄糊塗了，站在那裏發楞。說來叫走，他不聽怎麼辦呢？這也不怨我呀！呆了半天才想起來，手裏不是拿着洋砲嗎？打一槍保險他走不了。等到他想起來的時候，車已走了十來里地了。還是怨自己！趕緊去報告農會吧，不行！挨批評是小事；要是有人說我是狗腿子，故意放走三麻子怎麼辦呢！不報告吧，雪地裏埋不住死人……三掌櫃又說『把眼皮放活點』……又是懊悔，又是氣憤，一夜也沒得安生，直到天亮才拿定主意：先不吱聲，問就說不知道。

當時大夥正忙着種大田。三麻子逃走的事情，一問大夥都不知道，也就沒人再過分的追究了。

種完大田，各處又展開了挖財寶的運動。把地主乾貨都起出來，分給窮人。高祥是一等戶，分的最多；可是每次分給他東西的時候，就好像拿針扎他的心一樣。三掌櫃的金銀財寶還沒有挖，就叫自己放走了，他覺得對不起幹部，對不起全屯老百姓，更對不起共產黨！

另外就是高祥耳聽的眼見的鬪爭場面太多了，老百姓要團結好，就能把惡霸地主打倒。他真正感覺到老百姓的力量是強大的，老百姓一起來，誰也壓不下去。世道是翻過來了。

巧得很，到七月天他趕着車到五站去送公糧，正趕上下起雨來。他們趕着車到大路邊一個小屯子避雨的時候，看見一個人像三麻子，可是穿一身破爛衣裳，他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；人家三掌櫃還能穿那麼破。遠看着又挺像，大個子，尖下巴，有點駱駝，避着牆角再走近點一看：正是三麻子！他趕緊一背臉就回來了。一塊堆來的還有兩輛車，他有心把這話告訴別人，又怕把事鬧大了，牽扯到上回放走他的事；不說吧，良心上過不去。『把眼皮放活點』這句話，又叫他記起來了。一會兒雨不下了他們就走了，到了兒沒跟別人說。

到了收割莊稼的時候，高祥一看自己地裏長的莊稼挺好，大穀穗子一尺來長。通紅的高粱穗子沉甸甸的，一車一車的都拉到自己的場園裏來。自己受了一輩子罪，也沒撈着一條壩，這一塊六畝地，沒費一點勁就到手了。算起來能打八九石糧。房子也分着了，鍋碗瓢杓也都有了，還分了個玻璃磚的被套，郭主任說是秋後給他說個老伴。想不到啊！半截子入土的人了，還有個時來運轉。說也怪的很，

這時屯裏的人也不欺負他了，見面都老高老高的招呼他。幹起活來，大夥換工，誰也不吃虧，他越幹着帶勁了。有一回趁月亮多拉了兩車莊稼，郭主任還說給他登了報，老輩也沒聽說過這種事呀！再看以前常欺負他的那幾個夥計，現時見面說說嘮嘮也都挺好，拿他挺當事，再不要說有人給他氣受了。攪了一輩子受氣罐子的高祥，現時是把這個罐子打爛了，氣都撒出來。他心裏越想越痛快，這都是共產黨……。

高祥一想到這裏，他心裏就難受起來了。因為三麻子的事沒有說出來，心裏就總像有個千斤担子沒放下。一想到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這方面，他就叫着自已的名子，摸着胸口問：「高祥！是誰領導你翻了身？你辦的事對得起誰？」他越想到疼痛的地方，就攢起拳頭來照着自己腦袋上打，悔恨自己不該把三麻子放走。可是越打就越懊悔，常常這樣半宵半宵的睡不着覺。

八

有一天下晚，屯裏說開會，是會員都去，區上郭主任來有事情商量。高祥一聽，一定是三麻子的事漏兜啦！這可怎麼辦呢？當着大夥提出來，多難看？還得落個狗腿子，不去又不行。反正去吧，問起來就照直說，該批評就批評，該處分就處分，怎麼辦怎麼領，誰叫自已辦錯了呢？

高祥沒有猜對，他是心裏有病光往這一方面想；郭主任是專來講「中國土地法大綱」，說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下來的。

郭主任先把全文唸了一遍，隨後又唸一條講一條，簡直透澈極啦，每一個字都鑽到高祥的耳朵裏

去。講完以後，又把主要意思重複一遍，高祥覺着句句都是爲莊稼人謀好處，高興的把三麻子的事情也忘掉。講到最後，他聽郭主任說：「第十五條的意思是說：爲了保證在土地改革過程中，一切辦法要對多數老百姓有好處，都要合乎老百姓的意見，老百姓不管開什麼會的時候，都能批評幹部，指出幹部缺點，包括各方面各級幹部都在內。並且有權利撤換不好的幹部，選舉好幹部上台。不管是軍隊上、政府裏、農會裏都是一樣。凡是侵犯老百姓這種民主權利的，應當受到老百姓的處分，照原文說是「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」。總的意思就是說：不光是把地主土地歸老百姓接收分配；就連軍隊、政府、農會各方面的幹部都要受咱老百姓管，不好的撤換，誰好選誰，誰也不能妨礙老百姓這種權利！」

這一套話，可把高祥的心打動了：共產黨領導咱們分房分地還不算，刀把子也都交給百姓啦，哪有像這樣誠心實意的？一想到這裏，三麻子那個麻臉又跳到他心上來了，高祥就像犯了罪一樣，心裏這個難受勁，還不如叫人打一頓痛快，這簡直是拿好心換了驢肝肺，世界上還有這麼忘恩負義的人！他心裏急燥得像一團火，瞪着兩個大傻眼看着郭主任，心裏也跳，鬢角上的青筋也跳，兩手照着腦瓜皮上使勁撓了兩下，當時就出了一頭汗，渾身上下都濕黏黏的癢癢起來了。這時他一聽大夥正在大聲討論着：

「這就是國法！」

「老莊坐天下的國法！」

高祥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一下跑到台子上去，跟大夥說：「我對不起共產黨，對不起咱民衆，對

……」一時急得說不出來了。郭主任知道他是個老實人，拍着他的肩膀慢慢說：「別着急，有事慢慢說。」高祥喘了兩口氣，才又接下去：「我把三麻子放走了，後來又看見他我也沒報告，該死！該死！大家怎麼罰我怎麼領。」停了一下又說：「還有，三麻子是反動派，他吓唬我說『把眼皮放活點』。」後來大夥又追問了一下前後的情節，決定第二天叫他帶着民兵去捉三麻子。

九

天還不亮，他們就吃完飯了，五個民兵加上高祥，套了一輛膠皮車，一直走了一天，才到了那個小屯子裏。高祥在頭前領着，一去就給堵到屋裏。高祥不由分說，抽手就打了三麻子一個耳光子，嘴裏罵着：「都是你老雜種×的害的我！」這不光是高祥第一次打人，開口罵人也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。民兵們把三麻子綁上，一方面通知這屯裏的村長、主任，大夥把他的東西又都裝到車上。一檢驗，金銀首飾一點也沒有，大夥一追問他，才又把地裏埋的那個小鏢子也起出來，連夜就趕回本屯來了。

鬪爭三麻子的時候，高祥也敢說話了，說的頭頭是道。直到鬪爭會開完，高祥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趁着人還沒有散的時候，他又對大夥說：「我把他放走了半年，這都是我的過錯，咱大夥願意怎麼處分就怎麼處分。」大夥一氣都說：「將功折罪，兩够本，沒人處分你。」

從此以後，高祥變得很積極，不久就選成了僱貧農小組的組長，後來又當了農會的生產委員。

（四七年十月末於肇東）

擦 黑

卓喜富還有個外號，叫做浪不夠，今年整五十歲。他好扯大秧歌，每次都是他領頭，披着個大紅斗篷，腦瓜上帶個花圈，把兩撇『仁丹鬚』梳的光光的，往上一撥，右手拿着把扇子使勁搵着，左手扯起斗篷來，縱起兩個肩膀，上下一頓，小碎步走着，學着小脚女人的樣子，每次都鬧到別人散完了他才回家。他四十二歲那年鬧秧歌的時候，還是搽胭脂抹粉的，就像那十七八的浪起來就沒個完，也不曉得是誰給他起了個『浪不夠』，一下就叫開了，連小豬倌們見了面也都喊他『浪不夠』。有時候叫他抓住了打雨下，可是小孩子們誰也不怕他，見了面先躲的遠遠的，再喊『浪！浪！浪！』再不就喊『够！够！够！』

卓喜富也是窮人出身，抗過五六個活。三十歲上打江南搬到北大荒來，給大地主趙三爺家打更，幹了幾年就拉拉扯扯的娶了房寡婦，才另安了鍋灶，各立門戶。可是這幾年把他慣的不想正經幹活了，光想挑個挑，做點小買賣，到忙剷忙割的時候，才去賣工夫。屯裏幾家大糧戶，他都能來來去去，給人家跑個道兒，辦點事，自己也能沾抹一點；可是窮人們有什麼爲難的事，他也給儘量想法幫忙，摘摘借借。

日本鬼子倒台以後，屯裏成立了維持會，老屯長趙三爺變成了維持會長，歸國民黨趙委員轄管。

卓喜富也借機會當了幾天差，上上下下，裏裏外外，跑的挺歡，就顯得着他。後來八路軍把胡子隊都打光了，成立了民主政府，他又出來了，跑前跑後，說『我早就知道要落到這一步上，對共產黨印象第一個好！』可是屯裏人們的準：這小子簡直是孫猴一轉，一天七十二變，青草棵子起來長綠毛，下了雪長白毛，繡頭草，兩邊倒，見縫兒就鑽。

屯裏開頭清算趙三爺的時候，他也覺着理是正理，就是自己不敢出頭露面。他心裏想：叫楞小子們鬧去，反正鬧完得分給我一份，吃肉大夥吃，砸鍋叫傻小子們去砸。後來分地他還是這個老主意，不靠前，不靠後，到了節股眼上也說兩句，顯着挺積極，他常說：『話要說到刀刃上，別脫到刀背上。』

轉過年來到了夏天，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屯裏又開鬧爭，挖財寶。趙三爺爲的叫卓喜富藏一包囊衣裳，特意給他送來一斗小米子，他知道卓喜富家沒吃的。這一下正碰到卓喜富的心上，要不是眼饞這斗小米子，那麼他說什麼也不肯攆這個黑鍋。沒承想，這個包袱叫大夥潮騰出來了，把他抓到農會裏去，大夥指到他鼻子尖上罵他是狗腿子，要不是郭主任攔住，有好幾個小伙子非揍他一頓不解。

挨不挨倒不當緊，在卓喜富說來，他覺着丟臉是大事。別看他扯起大秧歌來，不男不女的那個浪勁，他不說這是丟人的事，把人們逗笑了，倒覺得滿暢快；惟獨今天這個狗腿子皮往他身上這一披，可真有點架不住了。他以前常常當着工作隊或在大家面前誇他是『第一個打通思想的』，和趙三爺的交往上，他到誰跟前都說『事變後一趟也沒有去過』，可是今兒這一個包袱，就把他的嘴堵住了。以前他覺着憑自己的能說會道，屯裏人一個也沒有得罪過，是事都能弄個四面見光，八面見榜。他再也

沒想到這麼圓滑的人，也會犯了衆人怒，簡直自使了一輩子勁，一碰頭就打到陰溝裏去了。

第二天農會開大會的時候，郭主任說：『入農會的都是好人，老實厚道；卓喜富是個狗腿子，咱農會能要他不能？』大夥一呱聲說：『不能！』緊接着又有人說：『扯了一輩子大秧歌，不是正派莊稼人，憑這一條也不要他！』這時他腦瓜子嗡嗡的好像聽到人有亂喊：

『油嘴滑舌！』

『二八月莊稼人！』

『窮人長了個富心！』

『看你還浪個什麼勁！』

每一句話都像一塊磚頭扔過來，打他頭都抬不起來。

這一來把他的浪勁打下去了。再也不在屯裏轉來轉去了，一連幾天沒有出門。他覺着大夥對他這一點情面都不給留，咬住了就不鬆嘴，難道就這麼混下去嗎？這一叨唸不要緊，逼着他想到另一條道上去了！還是去找趙三爺訴冤屈吧，事情是由他惹來的，看他說什麼。兩頭都討好是不行了，反正得抓住一頭。他想到這裏，順手拿過小褂來一披，兩條腿往炕沿上一搭拉，用脚尖把鞋找着，剛一站起來，一下想到趙三爺——翻來覆去闖了四五趟，爺台勁早就打下去了，房子地分了，大院也蓋出來了，家底子也挖的差不多了，這還有什麼靠頭呢？這時卓喜富又把頭低下了，想不去；可是兩條腿還是往前走着，慢慢的拖拉着鞋，邁了這一步不想邁那一步。冷丁的一下又想起趙三爺說過好幾回『中央軍快來了』，這一下提起精神來了，趕快走了幾步。嘿！就走了那麼十來步，就又站住了，因為他

從頭數了一下：去年夏天，趙三爺就說中央軍一定來，頂遲不過中秋節，到時候沒來，他又說插了大蓋（封江）才能來，大砲好過江，可是到今年河開了還沒見來，這時他又說『早晚有那一天』，可是哪年哪月才能等到那一天呢？我看是完了，担架隊回來，都說這邊仗打的好……算了，靠地主是靠不住了，還是要靠窮人，世道整個都翻過來了。他嘴裏叨咕着，折回頭來就往家走。

這以後，大夥開會還是不找他，是事也不和他商量，碰到幾個人嘮嗑，他一走到跟前，人家就散夥了，他心裏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難受勁。

到冬月天，屯裏又來了槎工作隊，說是開『貧僱農大會』，凡是貧農和僱農都來。卓喜富一聽，滿心高興，飯也沒吃飽，放下碗就跑到會場裏去了。一看是縣上李政委來了，老百姓都認識。一講話他先問：『咱們姓窮呵還是姓富？』大夥一想，窮人自然姓窮啦，便一齊都喊：『姓窮！』一聽見這一聲，李政委樂的眼睛都睜不開了，因為他一見窮人就高興，更愛聽『姓窮』這兩個字。還沒有說完，就又接着說下去：『對了！咱們都是窮人，姓窮的都是咱們一家！』就這麼兩句話，把大夥都說樂了。只有卓喜富心裏難受，自己也是窮人，可是叫人家扔到外邊，撞也撞不上去……剛這麼一心思，李政委的話就把他岔開了：『大夥好好想想：咱屯裏地分的公平不？窮人是不是都吃飽了穿暖了？地主和惡霸富農澈底鬧倒了沒有？只要有一點不公平的事，貧僱農們大夥商量，願意咋辦就咋辦。只要是於窮人有利，就放開胆子去幹，啥也不怕，把天戳破了，由我負責……』

這一場話講的把大夥的勁都提起來了，開完會就動手幹，地主沒鬧澈底的再重新鬧，壞蛋富農們也抓起來鬧，比上槎鬧爭勁來的大多了，家底子也挖的比較澈底了，因為貧僱農真正當起家來，就沒

有辦不好的事。老娘們都沒人然後，全屯人們都參加了鬭爭。

卓喜富每天吃完飯，就到農會院裏去等着，光怕有人說他不積極，不叫他參加會；其實每次會還都是叫他參加了，就是大夥沒拿他當回事。他也不再不敢大喊大叫的，鬭爭的時候，他滿心想表表功，可也不敢太靠前了，怕太顯着自己了，討衆人厭。在屯口放哨，本來農會也不要他，這時他提了好幾回，要求參加放哨，後來民兵隊長才答應了。只要輪到他的班，多麼冷的天，也要在外邊站着，恐怕就誤一點事。

鬭爭的够火候了，大夥又商量着說：「咱們要查查階級，查查歷史，看看有壞人混進來沒有？」這一說又把卓喜富吓毛了，一定要找到自己頭上來，好容易這幾天混的不大難了，誰承想還有這一着，再來一下，就永世也翻不過來了。到下晚開會的時候，他飯也沒吃，就趕緊跑到農會去，滿心想打聽打聽是怎麼查法，可是又不敢太露相了，外面裝的挺坦然，心裏可跟那着起火來一樣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

這一天是先查階級，一家一家的挨着比，翻過來，倒過去，一直比到半夜，臨完比出三家富農和一家破大戶。裏面有一家小富農，大夥說不够鬭，把多餘的東西拿出來就得了。下剩的那三個，第二天就開鬭了。

卓喜富這時就跟吓掉了魂一樣，迷迷糊糊的在炕上躺了一天，他可一會兒也沒有睡着，翻來覆去的想，怎麼也覺着躲不過這一關。就算能硬挺過去，爲後也實在沒臉見人，這屯子是沒法住下去了；可是別屯也都是一樣，回江南去吧，還是這麼回事，到哪裏都是窮人坐天下，都不要我這號人，就道

樣混到哪裏爲止呢？……盤算了一天，也沒有想出個門路來。

掌燈以後，農會裏早就擠滿了人，北炕上一堆人嘮扯今天的鬭爭，地下有幾個人打着玩兒，南炕上人們就唱着『參軍五更』，熱鬧鬧的就跟一大家子人一樣。卓喜富來到以後，先在外邊聽了一下，才慢慢進了屋，屋裏熱烘烘的立刻就把手臉暖 and 過來。他故意站在別人背後，留神聽着每個人的話音，想知道知道今兒會是怎麼開法，也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人說到自己。還沒有聽出一點眉目來，郭主任就大聲喊了兩句『開會啦！』才把大夥的聲音壓下去了。卓喜富這時竊機一動，便又偷偷的躡出來了，他想着動靜再說，若是真的不對勁了，不如先躲起來，爲後再想辦法。他偷偷的繞到房後那個小窗戶上去，一動也不敢動。外邊實在冷，西北風嗖嗖的，把房上的雪腐下去落在他的脖子裏，涼得混身都哆嗦起來。

開起會來，還是李政委先講話，他還是那麼笑着問：『咱們姓窮呵還是姓富？』這回大夥不用心思了，齊聲喊道：『姓窮！』李政委更笑的響了，一聽見『姓窮』這一聲，他就像有很多窮人的手摸着他的胸脯一樣。笑完了才又接着說下去：『聽說你們今天開會是查出身查歷史，我想提個意見，給大夥參考參考。就是查的時候，要分清裏外。什麼是外呢？就是國民黨的胡子，特務，還有和地主聯合起來破壞咱們農會的，這都當外人處理。窮人有點小毛病的不能當外人看，那是因爲舊社會不好，把咱們沾染上了壞毛病。比方搞過娘們兒的，是因爲沒有錢，活了三四十歲，還娶不起個媳婦，這能怨他嗎？有的看過小牌的，也是因爲太窮了，總想找個便宜，弄幾個錢。還有偷過人家點東西的，也是因爲肚子餓急了，才逼出來的辦法。有的加入三番子，那是想找幾個相好的，有點依靠。也有人給

地主藏過點東西，也是被逼的沒辦法，想沾點光；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給地主盡忠盡孝，這就不能算是狗腿子。犯過這些毛病的，都是不光彩的事，就像咱們臉上抹上點黑一樣。可是咱們大夥想一想：這些不光彩的事咱們憑心願意幹嗎？咱們打娘肚子裏出來就不愛光彩嗎？決不是這麼回事，那是舊社會逼的咱們實在沒路可走了，才想出這些點子來。像趙三爺那號人，把咱窮人的血喝乾了，咱們才不得不去找口水喝飲飲嗓子；他們喝乾了咱們的血沒有一點過，咱們找口水喝飲飲嗓子就犯了罪？舊社會就是這麼不公平！他們還滿口的仁義道德，呸！儼一個抗活的，一年就剝削好幾十石糧食，還總是有理；窮人的孩子偷他個瓜吃，就叫犯罪，綁起來挨半天，這叫什麼他媽的道德？咱們要講新道德，咱們貧僱農的道德；就是用新道德來看咱們貧僱農：像上邊說的那些犯了點毛病的，都不要緊，臉上有點黑，一擦就乾淨了，只要坦白出來，都是窮哥兒們好兄弟。一句話：只要是姓窮的就有理，窮就是理！金牌子上的灰一擦淨，還是金牌子。家務事怎麼都好辦！」

李政委講的話剛一落音，大夥高興的亂吵吵起來：

「都是親哥兒兄弟麼！」

「裏外要分清，姓富的一點也不能讓他！」

「不都是地主遭踐咱們？」

「誰願意往各人臉上抹黑？」

「這話對，窮就是理！」

卓喜富沒等到李政委說完，眼裏早噙滿了兩眼淚花，趕忙又回到屋裏，就是沒哭出聲來。你道他

爲啥想哭呢？他是想到大夥冤屈了他嗎？不是！李政委講的話，他比誰都聽的清楚，大夥並沒有冤屈他，是舊社會害了他！你道他後悔不該給趙三爺藏東西才哭嗎？這話多少也有那麼點意思；頂重要的還是覺着共產黨沒有一點想不到事，沒有一條不是爲窮人有好處，想的周到，說的透澈，話都說絕了，太難爲共產黨的苦心了！因此他是感動的要哭。

一會兒，人們討論的聲音小點了，卓喜富大聲喊道：『我先來擦黑！』說這話的時候，舌頭還有點打哆嗦：『第一，我好扭秧歌，從打江南搬來那一年，想抗活都沒人要，纔是外路人，這才打了半年閒。過年鬧秧歌，趙三爺說愛聽我唱的這兩聲，才把我僱上打更。鬧秧歌還不是爲的給人家逗樂子？第二，我給趙三爺藏過一個包裹，是因爲下晌沒吃的了，貧人家一斗小米子，才掙了半年黑鍋。我也沒啥說的啦！』他一講完，大夥七嘴八舌的說：『都不能怨你，怨趙三……爲後你好好種地，姓窮的都是一家……還能加入咱們貧僱農會！』

這時卓喜富就像逃雞的孩子又找到家了一樣。

翻身屯

一

柳條剛發青的時候。吳來子抗着一張缺了一個齒的「二齒」，桿上掛着比枕頭大不了多少的舖蓋，慢慢地走出了于家屯。

走不遠，他又回過頭去看了看，嘴裏嘟囔着：「光復！光復！還不是光你們的復！窮棒子還能光什麼復？」

本來嗎？老百姓遭了十四年的罪，空拿一條二三十歲的硬小夥子，好力氣！整天不閑着，還吃不上一頓飽飯。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投降，縣裏的日本人走了；可是原來的滿洲國官，還都是原封不動，有的還升了官。像那個漢奸協和會的會長——李麻子他就搖身一變，成了國民黨支部的書記長。

屯裏呢？于大脖子照舊抖威風，強迫百姓買槍，編什麼「大排」。一桿「蓋子」要三千，「九九」也得兩千四五，誰買得起？吳來子託情賴臉，說了半天好話，算是和大羣他們四家合買一桿槍。快過年的時候，把整整的兩石黃豆賣出去，算是還了這筆賬。

才到三月天，糧食就吃完了，照吳來子的計劃是：爹還能將就賣工夫「屋裏人」給人家去拔草，

兩個大人賺點糧食，養活他的兩個小孩；自己呢？抗上『二齒』到山邊去刨生荒，種兩垧地。

早就打定了主意，但是總也不想離開這個窮家。眼看着柳條上的『毛毛狗』都長的棗核大了，才把立在牆角上的『二齒』找出來，摺上舖蓋，打算先到站上，把『二齒』再接上一個齒，再到山裏去搭起個窩棚來，刨荒地。

剛一進街，迎面先看到了大羣，老遠就跟他打招呼：

『來子！來子！說誰誰就來，正想找你呢。』說着把他的『二齒』接過來，拉着胳膊就走。

大羣早來了兩天，站上的事情，什麼都清楚了。恨不得一口氣把話都說完：

『民主聯軍來了，都說是人民的軍隊，還說跟老百姓的兒子一樣。可和氣啦！不信你看——真是不笑不說話……還有個陳主任；一看看你就知道啦，快走！』

到了村公所的門口——這是一座很特別的紅磚房子。他一下想起是二十歲上那年，被村長抓來，和泥挑水，幹了一個多月，蓋起了這座房子。這以後，十二年他只進來過兩次，頭一次是跟他爹一塊來的，那是爺倆都出勞工，到這裏點名；第二次是前年冬裏，他在山裏刨荒種地，糧食打下來，下晚偷着用『爬犁』往回拉，叫狗腿子查出來了，糧食沒收，人還坐了半個月的『笆籬子』。現在又來到這裏，雖說已經掛上了『區政府』的牌子，大羣也說陳主任怎麼好，吳來子還是捏着一把汗。

陳主任，三十多歲，小個子，人可長的滿結實。嗓門挺大，爽快，利酒。不會轉彎抹角的說話；更不是惱在心裏笑在面上耍花套，真正是袖裏藏棒錘——直出直入。見了窮哥兒們，都像多年沒見面的老朋友，說起話來沒個完。但有些財主家子來拜訪他的時候，他無論如何拉不成話；勉勉強強應

付幾句，也是驢唇不對馬嘴。他來到站才十幾天，大家小戶都知道來了個『大個子』，原來有些人竟然和他開起玩笑來，看他長的個小，故意翻過來叫他『大個子』。

大羣一頭撞進他的辦公室裏，把『二齒』和舖蓋捲往地下一扔，指着吳來子說：

『就是他，從小就抗大活；也是咱們山東哥們。』

吳來子把破毡帽摘下來，規規矩矩向陳主任行了個禮；陳主任一把搶過吳來子的毡帽來，又給他戴到腦袋上，拉着他的胳膊鄭重的說：

『哥兒們！咱們用不着這一套。快坐下！快坐下！』

吳來子一看：對脾氣！今天算他交了好運，遇見了好朋友，稱得起一見如故，無話不說。到吃飯的時候，七八個人圍到一個桌子上，又說又笑，都是小米子乾飯，燉大豆腐，一色飯。他覺得陳主任不但沒有官架子；說話也不會打官腔，句句都是老百姓的家常話，於窮人有好處的話。又是什麼佃戶要少交租子，抗活賣工夫要長工錢，窮人才能吃飽飯；又是什麼清算漢奸，伸冤報仇，窮人才能翻身——這都是吳來子心裏的話，可是一直就沒有跟誰說過。

『八一五』解放後，他也曾這麼想過，受了十四年的罪，好容易熬到頭了。沒想到『國民黨』來了就像一瓢冷水，從腦瓜頂澆到腳心裏。認命吧！誰也指望不上。

今天聽了陳主任的話，心裏痛快極了。特別是他聽到了清算莊署長的消息，一下勾起了他的一股子怒火，直奔于大脖子去。

他聽了陳主任的話，不去山裏刨荒了；回家去聯合窮人，和于大脖子算賬。

于家屯，才開闢不過三四十年，當初只有于萬金一家，由奉天搬來，看到這一塊地勢很平，約摸闢了二百多地，僱着七八個勞金開荒。三年以後，又從山東搬來兩家小戶，一家就是吳有財兩口子，一家就是三勝——現在都叫他張大叔。這兩家來了一看，周圍的好地都叫于家圈了，山地開起來又費勁，又不長莊稼。後來就商量好開于家的荒地，用于家的牲口，吃于家的飯，每開一垧地，交于家八畝，自己落二畝。這樣吳有財開了一年荒；分得兩垧八畝地。老婆也不給于家做飯了，兩口子蓋了間草房，種自家的兩垧八畝地。第二年就在這間草房裏，生下了來子。

此後接連不斷的又搬來了十四家小戶。有的照吳有財的辦法，給于家開荒地，有的就乾脆租于家的地種。

民國十來年上，于家蓋起了個大院套，十二丈見方。正面是七間起脊大瓦房，兩邊都有過道，通到放柴草的後院去。前院東西各有五間廂房，西廂房是給抗活的、吃勞金的、豬倌、馬倌住，東廂房是兩間倉房，一間草房，和兩間放零碎農具的房子。順着東廂房往外排，是馬棚和豬圈，周圍是七八尺高的圍墻。四個墻角上，是比圍墻又高了一半的四個砲臺，于家有四桿洋砲和一桿抬子，防備胡子。

在它的周圍呢？西面半里地是于家的故塋地，南面怕擋住于家的風水，却不許別人蓋房子。只在東北兩面蓋起了十幾間小草房，地盤算來，沒有于家大院的一半大，屋脊還沒有人家的圍墻高。

于萬金施威作福，吃香喝辣，胖的脖子的肉都擁出一塊來，大夥都叫他于大脖子。

那時于家才一百來垧地，到民國二十年，就變成二百垧了。

種他地的人，山崗地或者溝窪草甸，才准許按收成交對半。像二十條壟的大塊好川地，都是定租，每年三石五斗，至少也得三石，上中溜的年頭，才打五石糧，遇上個天乾水澇，下一年的辛苦，還得賠本交租。佃戶在家裏量好了三石糧，到于家一量，就成了兩石七了。這還都是小事；頂厲害的事：每年于家都指定交付糜糧。莊稼長起來的時候，于大脖子就和管賬的，在方圓幾十里地以內，到處去看。比方這一年大豆種的少，到交租子的時候，他就捎下信來：別的糧食不頂數，光要大豆。佃戶們想拿糧食換也換不來，沒有沒子，只得借錢去買。遇上個歉年，租子交不多了，也要借錢，誰家出點紅白事，也得借錢，不管轉幾個灣子，大夥都得借于家的錢。

只要一沾上這個邊，那就是永遠算不清的賬，死不了也得脫層皮。

說起利錢，于家先前還光是用『驢打滾』的辦法，借一吊錢，一年還兩吊，二年還四吊，滾上三個滾，就是八吊。這還好算，要緊的是叫窮人算不清賬，他說什麼是什麼。後來就興起了個『四季風』，借一吊錢，每過一季，算二百五十錢的利錢，有錢馬上還利，無錢利上加利，幾陣風以後，窮人就算不清了。後來乾脆又來個『大加一』，借一吊錢，每月加一百利錢，不馬上交錢的，按月滾利。窮人借糧，或者交不起租子的時候，他也有一套明堂，叫『一米三穀』，春前借一斗米，秋後還三斗穀子。

像民國十五年上，吳有財的老伴死了，實在不忍心裹上領破席埋了，後來把地照拿去做抵押，才借了于家的一千吊錢，買了口棺材，叫了班吹手，把事辦了。指望省吃儉用，第二年就能還上本，

再一年還利，他就沒想到第二年還要利上滾利。但是于家對有地的人家，倒不在於利錢；非把地弄來不可，吳有財老伴死的第二年，小苗長到膝蓋高的時候，有一天夜裏，于家趕了十來匹馬，到吳有財地裏去放青，連牲口吃帶糟塌，莊稼損失一大半。後來老吳雖然弄明了這件事，也是乾着急，沒辦法。這一年自然就還不起賬。到第三年頭上，于家強迫他拿地頂賬——不就是這樣，把他的兩垧八畝地給搶走了嗎？

再比方老趙頭一年的租子沒有交够，打了兩個滾，一年趕不上一年了，過了三年，于家叫他拿人去頂賬，白幹了三年活，一個錢不賺，才算完事。

民國二十年前，日本人來了以後，于大脖子一勾串，當了區長，于家屯，乾脆就叫于萬金屯，當了這一塊地方的土皇上。誰敢違抗一下，就地治罪；再厲害的，只要他一句話，送到縣裏特務股，輕者坐三個月的『笆籬子』，重者得兩三年的勞工；弄不好就把命送掉，誰一聽說『八十號』——特務股李股長的電話號碼——頭髮根子誰不發挺？

有一年于大脖子的二十多垧地叫水淹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就想了個辦法，挖上一條大壕，直通到松花江去，再不怕水淹了。可是一丈二尺寬的壕溝，三十多里地長，要佔去十幾垧地的地盤，這他就不管了，碰到誰的地上誰倒霉。正當青苗出土割頭遍草的時候，他一個命令，把二三十里以內的男人都召集來，不願錢還不說，吃的都要自己帶乾糧，整整挖了半個月，才算完工。

人們再回到自己地裏一看：草比苗長的還高。就這樣，誰敢哼一口氣？

好容易盼到滿洲國倒台，人們想着可以出口氣了；沒想到于大脖子的神通廣大，到站上走了一

趙，找了兩個朋友，一同到縣裏，請了三桌客，回到屯子裏，大夥兒都傳說着：「于大脖子又當了國民黨的委員了。」

于大脖子把滿洲國當過警察特務的召集起了二十個人，成立了「大排」，捐款買槍，大家小戶都得攤一份，湊起了二十桿鋼槍，于大脖子自己手使一把大淨面匣子。

欺負人的狗腿子，又瞪起了眼珠子嚇唬人，到各屯一走，誰敢不拿出大米白麵來待承？站上的積穀糧，都叫于大脖子他們拉到自己家裏去了。

什麼都沒有變動，就是站上的紅膏藥旗，換上了藍白布的國民黨旗。老百姓說：這有什麼分別——狗屎一堆，一堆狗屎。

三

就在吳來子回來的那天晚上，在張大叔的小房子裏，除他倆，還有宋長發，六子和大羣，不用說，都是吃過虧受過害的窮棒子哥兒們。

吳來子的兩個大眼珠子，瞪的比豆油燈還亮。

「陳主任說啦：三人同了心，黃土還變成金哩，大夥兒一聯合，沒個幹不成。」

「幹呀！不幹也是個死。」六子從炕上站起來說：「明兒就找他算！」

「先把他那棵匣子下下來！」大羣也是個楞頭楞腦的家伙。

「就憑你大羣這顆腦袋？」張大叔說。

末了還是聽了來子的主意：明兒每人再聯合三兩個人，下晚還來這裏參考。

第二天人更多了，嘮了一陣，吳來子再三說：明天再去聯合外屯的人，一定要知根知底的，不能走漏風聲。可是當他回到家裏，正要睡覺的時候，大羣一頭撞進來：『壞事！出了漢奸了！王二這小子，會一開完就跑，我盯着一看，他跑到于家去了。』

吳來子把眉頭一皺，喘了口粗氣說：『來就跟他幹！』

『還是躲躲，人家有硬傢伙！』

一句話沒落地，外邊的狗咬起來，大羣把吳來子的胳膊一拉，從後窗戶跳出去，轉了幾個灣，閃到村外的一顆大樹後面去一看：三條黑影，照着吳來子的家裏奔來。快到門口的時候，聽到了兩聲拉槍栓的聲音，後來眼看着進屋去了兩個人，門口站着一個。這時大羣又把吳來子的胳膊一拉，翻過不高一條崗，直奔站上去。

三個人雞叫狗咬的鬧了大半宵，也沒有摸着一點影子。快到天亮的時候，于大脖子又派人到大路口下卡子，擋住去路。一直等到出太陽，不但沒等着吳來子，對面大路上却下來了一支隊伍，于大脖子聽說以後，趕緊把他的『大排』，派出十個人，隱藏到東山裏。他自己和屯裏人一樣，站在屯口上看隊伍，就像沒事一樣。

人們老遠就看清了：領頭的就是吳來子和大羣——嘿！兩個人都挂着匣子哩——他倆當中，夾着一個小個子，緊接着就有人說：『陳主任！陳主任！』

隊伍進了屯子，誰家也不去，整整齊齊地站在道邊上。陳主任第一個就盯住了于大脖子：

「縣政府有命令：『大排』的槍都繳出來，成立自衛隊。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都是爲國。先請裏邊坐，一路辛苦！……聽說陳主任到任，還沒來得及拜訪……」

陳主任一聽見這一套，心裏就起火：「別來開篇兒，槍在那裏？」

「裏邊，裏邊。」于大脖子在頭前走着進了院子：「就打算這兩天，我親自給主任送去。」

十桿槍痛痛快快交出來。其餘的十桿他說是去山裏打胡子，三兩天回來，一定送到站上。陳主任看他槍拿的挺痛快，當時就沒再追；趕快去忙着佈置開羣衆大會。

一說開會，快的很，都想來看看這個陳主任，周圍左近七八個屯子，男男女女來了四五百人。

陳主任剛一上到那個土台子上就說道：「共產黨是領導咱們窮人翻身的，要把壓迫咱們的人打下去；窮人永遠再不受氣了。」接着又說了好多以前爲什麼受窮？是誰剝削咱們。這一下可把人們說樂了，個個眉開眼笑的，陳主任的話剛一落音，人們緊跟着就亂吵吵起來：

——都是老實話。

——把咱們心裏話都說出來了。

——對！就這麼辦！聯合起來一條心，有事大家擋！

——非這麼不能翻身！

——可沒見過這麼好的主任，這不是盼咱們家常睦兒嗎？

——救命恩人！——雪白鬍子的劉老大爺，擠到那個土台子上去，打斷別人的話：

「大夥要認清這個世道啊！開天闢地就沒聽說過，哪一句話不是爲咱窮人呀？……闔上眼了，心

裏也痛快！」

當時又決定：把附近七個屯子編成一個行政村，選張大叔當了村長，吳來子當農工分會的主任。

四

這幾天吳來子把于家屯鬧的翻了天。

他第一先成立人民自衛隊，到糧戶家去起槍，吳來子說：「沒有槍桿子，就革不成命！」三天，只有三天，吳來子和大翠覺都沒有睡，東奔西跑，起出了三棵「大步蓋子」，兩棵「連珠槍」，洋砲和抬子，起了八棵。以前這都是給糧戶看家的傢伙，現在都叫窮棒子攆起來了。他們不論走到那裏都擰槍，擦的光溜溜地。

按照區上的指示：「去年交的租子，每石倒回二斗五升！」佃戶們自然高興了，但大家都拿着麻袋在門口等，誰也不肯先出頭。張大叔說了個：「先跟地主商量好了再去。」吳來子說：「沒有那麼些好話跟他說。」他先到靠山屯，把人們領上，又到張福屯，黑瞎子溝……人是越來越多，老娘們也拿上個布袋在後面緊追。

到了于家的門口，沒等裏面答話，「咯吱」把大門擠開。

「把家虎」從屋裏跑出來，跳着腳：「你們要造反？」

「公事公辦！」

「一百多家反一家，應該！」

倉庫打開了，照數退租子，一顆也短不下。

還有三四十個人，種老張家的地，一窩蜂擁了去。

老張早就把賬算好，好商好量的退了租子。

張大叔的家成了村公所的辦公室，整天擁着風雨不透的人們。

農會委員宋長發，在北邊那舖小炕上，辦理會員登記。他坐的腿麻了就蹲起來寫，一會又坐下。

快到落太陽的時候，他還沒吃晌午飯。

南炕上一大堆人圍着吳來子商量着分積穀糧。

——這都是日本人整咱們的糧食。

——咱們下晚打更看着，拉糧食輪他們？

——說算就算！

——要幹就幹！

吳來子一看大夥兒都起了勁，心裏可樂了。他不曉得多會兒學來的這一套：他把事情提出來，先不說怎麼辦，叫衆人說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七嘴八舌一吵吵，行了，勁頭也提起來了，辦法也有了。現在他一看人們的勁挺大，就勢又提出來了：「穿的也太困難了。」大夥兒又吵起來：

——十來年就沒有添過一件新衣裳。

——這條破褲脫下來，就得光屁股。

——六子兩口子穿一條棉褲過冬。

——配給布都叫于大脖子扣去了。

——跟他算！

——算！算！算！

吳來子一看：對勁！只要大夥兒想算，就好辦！他又接着提出來：『還有什麼？』古腦兒算個利
酒。

——挖大壕！

——大壕！

宋長發從北炕上站起來：『我早算好了，每人一天發十斤米的工錢！』說完又趕緊坐下去填表。

——光够工錢不行，就誤得我一垧二畝穀子只打了兩石。

——估了我足够六分地，當腰給穿過去的。

——勞工也得算。

——出荷……

他們的聲音越吵越大，劉老大爺在炕角裏梳着他的白鬍子說：『也該改朝換代啦。』

門外邊一羣小孩子圍着大羣，他正教給隊員們瞄準。

那幾個抗洋砲的小夥子們，反來毆去地唱着：『太陽昇，東方紅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……』

就這樣一天，兩天，亂嘈了三天。這天快到半宵，吳來子還在開村幹部會，一個隊員進來報告：

『老子家把膠皮車套好了，正裝東西，八成是想跑。』

吳來子沒等別人答話，趕快說：「大羣，快！派隊員把他抓起來！」

第二天開團爭會的時候，吳來子先上台上去，大聲嚷着：「把于大脖子帶過來！」

現在是窮人當了家，再不是以前的吳來子了。人們看着把于大脖子帶到台上去，大夥又說：這也不是以前的于萬金了。

吳來子講話開始的時候，人羣裏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「在場的叔叔大爺，兄弟哥們！現在是咱們當家了，共產黨就是領導咱們老百姓翻身的。以前欺負咱們的人，要跟他算賬，要報仇！今天就是把你們請來，算老于的賬。各位叔叔大爺，大嫂老大娘們！誰受他的氣？誰挨過他的打？都說出來，直起腰板，挺起胸脯，說！一句話也別留在肚子裏，都說出來！」

開始的時候，大家還靜了一會兒，好像不曉得怎麼說法，心裏也不大落底，有點害怕。後來六子第一個跑到台上去說：

「滿洲國的配給布，是按出荷糧發給的，我們出荷糧一點也少不下，布呢？先到他老于手裏，每次都是照數扣下一半。現在要從頭到尾算這筆賬，把布還給我們！」說完以後，他又大聲喊着：「大夥兒說在理不在理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在理！」

一下就給鬧起來了。老郭搶着擠上台去說：日本人買麻袋。每條發下二十元，這錢都叫老于扣下

了，一家攤了一條麻袋，現在要這個錢！

大羣也擠上去說：出勞工不公平，老子有兩個兒子，十四年一回也沒去過，別人都差不多輪三四回。我爹的腿就是出勞工碰斷的。

劉老大爺也提出二十年前的事情來：一年的租子沒有交够，硬把兩匹馬牽去了。

就這樣，一個人一套，說起來就沒個完，一個人在台上講着，好幾個人在下邊等。後來就在人羣裏講起來了，誰還費事往台上擠呢？老大娘們也大聲嚷着把幾十年的苦處訴出來，一個年輕的小孩子跑上去，抽手就打了老子個嘴巴子。這一來，一擁上來了十來個，多虧吳來子攔住了大家，維持住會場的秩序。天快黑了，下邊還有很多人要講，後來選出七個人當「清算委員會」，會才算開完。

七個人整整忙了兩天兩宵，第一步算出貪污糧八十石，公款三十萬元，個人的敲詐勒脖子還都不在內。于大脖子答應先交出一半，「清算委員會」按着各家的狀況發下去。

于家屯再不是以前的于家屯了。小草房裏時常聽到響亮的笑聲，人們的胸脯也都挺起來了。

五

這是三天以後的事情。

于家屯睡的正甜的時候，就在不遠的地方，響了兩槍，緊接着又是一聲洋砲。大羣剛跑到吳來子的門口，放哨的說。是東山上來的胡子。他們很快的把隊員集合起來，在屯口上抵抗，又派人到站上送信，但是幾個路口上，都有胡子的卡子，到處響槍，一條道也走不通。胡子越來越近，槍也越響越

緊了。吳來子怕吃大虧，帶着隊員衝出去了。

胡子進屯的時候，先找到吳來子的家，把吳有財綁起來，吊到門上，用柳條子打了個皮開肉爛。把六子的媳婦也綁來，混身上下剝個精光，一絲不掛，一個胡子端着手槍，強迫她光着身子去燒水做飯。

又把宋長發捉來，衣裳也脫光了，爬到地下，兩個人換着班用柳條子打，只打得宋長發來回翻滾的時候，胡子們大笑着說：

「這一回可翻了身了吧！」

「你們鬧什麼翻身？中央軍一來，都殺了你們的頭！看看這是什麼？」一個胡子指着自己胳膊上的臂章說。

宋長發一眼先看到一個國民黨的黨旗，一行小字還沒有看，早氣得滿眼冒火星子，亂罵起來，胡子就越打得厲害，打一會，問一句，「翻身了吧？」宋長發更罵起來，柳條子打得也就更厲害。直到把宋長發打得暈過去，才住手。

其餘的胡子，到各家把箱子櫃子都翻騰遍，值錢的東西，都給搶走，又牽去了三匹馬，臨去又把吳來子的房子，點把火燒了，一窩蜂也似的向東面跑去了。

還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站上的區中隊趕來。一調查，每家都被搶，就是沒到于家大院去。

原來就在開闢爭大會的前一天，于大脖子到東山去了一趟，找到他打發出來的那十個人，一塊去投奔劉局長——就是偽滿警察局的劉局長。國民黨來了，什麼也沒動，就是改成了公安局長。民主聯

軍一到縣城的時候，他帶着幾個人投奔東山，和「北海」、「壓五營」聯合一氣，受李大麻子的指揮，編成東北保安軍第五師第三團。這些中央胡子專門擾害地方，破壞民主政府。

于大脖子一來，自然受到歡迎，說好當天晚上出來，沒想到當時就叫吳來子抓住，算了一賬，把糧食交出來，才放了他。于大脖子懷恨在心，冷不防一天下晚跑出來，當下劉局長帶了五十多人打了一下于家屯，算是歡迎于大脖子的見面禮。

可是吳來子却爲這回事把眼都急紅了。他要求區中隊在于家屯駐了兩天，把全屯的人們都動員起來，修起了一道圍牆，周圍蓋了六個砲樓，又跟區中隊要求了兩桿槍，補充了四百發子彈，夜晚增加到四個人放哨。吳來子和大羣來回打更，每天都是到天亮才穿着衣裳睡一會覺。

他斷定：這個鬼一定是于大脖子引進來的，但是就有一個「把家虎」在家，死也不說，誰能把她怎麼樣呢？拿定主意，先把她攆出去，把門封了，以後找到于大脖子的時候再算賬。

相隔不遠，胡子又來了。一來就和自衛隊接了火，吳來子親自指揮，堅決抵抗，胡子到了兒沒有進來。誰想到另一股子却繞到西邊去，衝進于家大院裏，上了砲樓，從後面打起來了。自衛隊前後受敵，只能招架。正在這時候，十來個胡子，竄到南邊一個小砲樓裏，捉了三個隊員到于家大院去。于大脖子當時就下命令：槍斃！已經打死兩個的時候，他親手把第三個槍斃了。

他一面叫人趕快收拾東西裝車，準備逃走；自己又帶領二十個人衝出來，想活捉吳來子。

剛一出門，屯子南邊又響起槍來了，他又趕緊縮回院裏去，上了砲樓。槍聲越來越緊，這一下子可把于大脖子給吓毛了，他想：區中隊一個鐘頭決來不到，村裏就是吳來子他們十幾個人，這又是那

裏打槍呢？

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：自從上次于家屯來胡子以後，區中隊變更了計劃：它不光是在站上了，一天換幾個地方，主動打胡子，來無影，去無踪。今天下午十點鐘才悄悄進了靠山屯，離于家屯只有四里地，是聽見槍響以後才趕來的。弄清了情況，先打于家大院，解救吳來子。

只憑幾十條步槍。想打進于家大院，是很困難的，他們決定先圍到天亮，一方面又到站去調輕機槍和路桿砲（擲彈筒），可是天快亮的時候，于大脖子心慌了。非衝不可！這一下可活該他倒霉，大夥老遠就看到這個大脖子彎着腰跑。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吳來子和大羣帶領鋼槍隊員一股勁衝出來，吳來子在頭前一個「虎撲子」捉住了于大脖子，胡子連死帶傷，打倒了十幾個。于大脖子的狗腿王二，也死在裏面。

六

還沒有來得及下通知開會，各屯的人老早就來齊了。

還是在那個土台子上，騎着三口白楊木棺材，前面放着一個供桌，整整齊齊擺着三個人的牌位。兩邊有幾個年輕的女人擦眼淚。

來的人雖然不少，可是聽不到一個人大聲說話，每一個人都是非常注意的看看那三口棺材，然後又傷心的低下頭去。

這是個陰沉的天氣，一團一團的黑雲彩就像要掉下來一樣，風又一個勁的颳着，雖然是快到五月

節的時候了；但人們覺着還有點春寒的意思。又看到了棺材，牌位，和冒着烟的三柱香……誰看了不傷心呢？

吳來子眼裏噙着淚花，上台角上去，向着牌位行了個禮，又慢慢地轉過臉來，把掖在褲帶上的一條毛巾拿下來，擦乾了眼淚，才抬起頭來說：

「各位……」他這時一眼看到好幾百人，都是通紅的眼圈，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他不由得又哭起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他抽搭了好幾口，半天才帶着哭聲說：

「長根，柱兒，劉五，誰不說是幾條好小夥子？現在爲咱們大夥，爲全村不遭害，他們叫胡子打死了！各位要知道：這不是以前的紅胡子綠胡子了，這是中央胡子，是專門和窮人作對的。我們更應當團結起來，組織好，給他們三個人報仇！」

——報仇！報仇！

大夥的聲音還沒有落地，人羣裏又響起了兩個粗壯的聲音：

——槍斃于大脖子，給他們三個人祭靈！

——腦袋割下來，做供飯！

——斃！——幾百條嗓子嚷成一團。

于大脖子被架到上台去的時候，臉上早吓得沒有一點血色了。一上來就向着台下跪倒，磕頭饒命。吳來子的粗眉毛擰成了一個疙瘩，上牙用勁咬着下嘴唇，只氣得鬚角上的青筋亂跳。他一脚把于大脖子踢開：

『拉到一邊去，斃！』

大夥都親眼看着這塊臭肉躺到地以後，才又回到原位來。吳來子又說：

『這才打倒了一個敵人，中央胡子還許要來，咱們時時刻刻要防備好！我提議把他的家產沒收了，大夥搬到大院裏去，好好的守衛！』

——好！就這麼辦！

——地也要分！

隨後大家又通過：把靠近于家屯的好地，撥出三十垧，分給死了的三個隊員家。

大夥兒抬着棺材，吹吹打打地埋了以後，才回到于家大院。把幾十石糧食都分給外屯，傢具歸本屯使用，牲口車輛歸農會，輪替給大家使喚。然後又各屯選出兩個人來，計劃分地的事情。把二十年前的老賬都翻出來，地歸還主，其餘沒地和地少的人，都湊够了每人一垧地。

這次打胡子，得了十二條槍，擴大鋼槍自衛隊。又在站上定做了三百個扎槍頭子，每一個會員都發給一個，編成扎槍隊。都是五尺長的桿子，一尺半的槍頭，二寸來寬，兩面開口，飄着一尺來長紅纓子，槍桿上還烙着『農工聯合會』的鐵印。

他們三三兩兩的，到那裏去，都抗着扎槍——人們叫做翻身槍。

于家屯的人全都搬到于家大院裏，住上了于家的大瓦房，闢出兩間正房作辦公室，又補修了一下砲樓和圍牆。

于家屯改成了翻身屯。大門口挂着村政府，農工聯合會和人民自衛隊的三個牌子，上邊橫着三塊

大匾，寫着『翻身屯』三個大字，兩邊貼着二付大紅紙的對聯：

『想想從前，世世代代壽受氣；

看看今後，子子孫孫翻了身！』

多少年啊！世界又是人民大眾的了。

（一九四六年九月初，東北日報社）

『瓜子不飽是人心！』

這是全縣生產大會的第二天，典型報告。頭一個上台講話的是張永清，中等身材，長的挺結實，說話山東口音。在屯裏頂屬他愛嘮嗑，說笑話，眼下是在縣裏開大會，寬寬綽綽的大禮堂裏，七、八百號人聽他講話，縣長、政委都在場，還有省主席，這是他頭一回見這麼大的場面。講什麼話呢？不是倒苦水，清算鬭爭，這回是報告他怎麼生產種地，你想他哪能不高興呢？話匣子一拉開，就擦完。

『俺組裏十二戶，都是小人家，三家是分的馬，大夥七湊八湊，又買了六匹。先頭犁杖繩套啥都沒有，後來你找根椽子，我湊塊板，幾天就做起了三付耨把，兩張大犁，籽種不够的大夥幫湊，別看人窮，就怕心齊！熟地一壟也磨剩下，還合夥開了三垧荒！』他的話音剛一停，台下邊就有一个人領着大夥喊口號：『張永清，能領導，插棋組，編的好；窮人一心團結牢，咱們都要跟他學！』喊完了他又接着講下去：

『先頭是四付耨把耨地，後來合成兩付大犁扣地，三馬破槎，六個馬掬傷，起早貪黑，那一天也

造他三垧來地。俺們組種完了，又連人帶馬幫助二組扣了三天地，幫助附屬屯種了一天……」他正要往下說，台下的口號又把他的話音打斷了：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不分老張和老李；魚幫水，水幫魚，咱們都是好兄弟！」等到喊完他才又說：

「種完地又合夥打柴，脫坯，就和一家人一樣！咱們都是頭一年分地，在心侍弄，就是平地起古堆，到秋成打他個大團滿小團流的，叫「地老子」看看咱們會享福不會……俺們組又擁護了兩個參軍去，家裏地全組援護着種，吃水燒柴也不能就悞；還抽空做了一付担架，再出去兩個民伕，也不能撻地！」大夥一看他像是說完了，都拍起巴掌來，就像一陣雹子打到洋鐵瓦上，這裏喊一句：「領導窮人把身翻。」那裏又喊：「咱們選他當模範！」

二

會場前排坐的是婦女代表。有個叫郭梅的，也是區上選來的生產模範。她從小生在貧寒人家，吃得下苦。男人在事變那年出勞工，叫小隊長打死了，留下五歲的兒子，公婆早就去世了，郭梅當時倒是想到再走動一家，就是鑿道到合適的人兒。到去年她又分了兩垧地，便一心盤算種地，把兒子拉扯大，成家立業，也還是一家人。她這時再不想別的道了，煞下心來生產。一冬天她編了一百二十頂草帽，過了年又打了三百捆柴，拾了兩車糞，到種地時她又能下地，扶耨把、軋滾子、刨耨、揚糞，什麼都能幹，和男人一樣幹活，參加換工組，誰也不敢小看她。個人地種完了，還抽空幫助軍屬種了兩天地，這才選成全區第一名模範婦女。

今天一見張永清上台報告，她心裏就納悶：怪面熟的，哪兒見過面呀！再一聽說話的口音，她越覺着熟了，就是想不起在哪兒見過面。因為當時正在開着會，這個事也就沒有多想。散會以後，好多人到一個房子裏去叻噓，郭梅一眼看到個五六歲的小丫頭跑到張永清的懷裏去，這一下才把悶葫蘆打開了。對！就是他！去年春天在站上見過面。那回是鬪爭北霸天，張永清是第一個頭行人，在二千多人的大會上，他當着大夥倒苦水，說是：「事變前一年，北霸天看中了他媳婦，誣到家裏，糟蹋了一頓，氣得女人沒臉見人，跳井死了。」還說：「留下個四歲的小姑娘，黑天白日跟着她爹。」現在上台去的，不就是那天他抱着的那個小丫頭嗎？那次大夥倒完了苦水，當場槍斃了北霸天，才算替自己報了仇。原來打死郭梅男人的那個勞工小隊長，就是北霸天的兒子，外號小閻王，事變後就跑去當胡子了。那回打死北霸天，自己也算是出了氣。

當時她一心只想報仇，啥也靡有想過，男人才死不到一年，又正當鬧人命鬪爭的時候。現在可不回了，郭梅一想起去年那回事，再一打量張永清，身強力壯，滿面紅光，挺好個小夥子！鬪爭屬他能幹，生產又當模範；再說：哪有這麼巧的事呀？兩家都是在北霸天家結下的冤仇，一頭是殺夫之仇，一頭是奪妻之恨，歲數又相當，要是……她這時死盯着張永清，靦腆的工夫都怕就悞了。霎時間，臉上覺得發起燒來，心裏一股火，直往上撞，迷迷糊糊不知如何是好。……

這時代表們都在屋子裏閒叻扯的十分熱鬧，惟獨郭梅覺着屋裏又悶又熱，心裏也發煩，誰說什麼她也靡在心聽。便一個人出來，走到門口，正好遇見張永清的小女孩在街上玩，郭梅趕緊跑過去問道：

「你叫啥？」

「娥子！」

「幾歲啦？」

「六歲！」

「你媽呢？」

「媽死啦！」

「誰給你做鞋穿？」

「嚟有鞋！」

「想你媽不？」

「想！」

她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把娥子一把抱到懷裏，照着小臉蛋上就噉起來，嘴裏不住的叨唸着：「媽嚟有死……媽又活了……媽抱着你呢……」

三

這天下晚，大夥正在唱歌，王區長跑來說：「明兒大會第一個就是郭梅報告，先練習練習，省的時候說不出話來。」因為郭梅還不光是勞動好，頂要緊的是思想進步，腦筋開化的早，所以當了婦聯會的擁軍委員。現下可沒有想到這回事，乍一聽王區長這麼一說，倒覺着挺不好意思的。稍停了一

下，又好像想起什麼事也似的，說道：「好，先練習練習！」

說這話的時候，她先衝着張永清膘了一眼，接着說道：

「……我們婦聯會五十個人，組織了洗衣隊，前前後後給軍隊洗過十二天衣裳，破的還都縫補上，做了二百雙鞋，二百雙襪子，還捐錢買手巾牙刷。去年臘月天，聽說歡送參軍，我頂着大雪跑到站上去，慰勞一塊手巾，東西不在多少，表表心思，瓜子不飽是人心！」

在場的人們，都拍着巴掌叫好，惟獨張永清在那裏發楞，一動也不動，他正在揣摩「瓜子不飽是人心」這句話。因為他想起下晌那件事情：原來郭梅把娥子抱走以後，給她買了一包瓜子，嗑開一個，餵娥子一口，臨完剩下一把，她說：「拿回去，給你爹吃！」娥子回去以後，把瓜子往爹手裏一放，說道：「說叫你吃哩！」張永清問她：「誰給你買的？」娥子說是「大爺！」他又問「哪個大爺？」娥子又說是「穿藍大布衫的！」有七、八個女代表都是穿的藍大布衫，誰知道是哪一個呀，當時他又正和老趙頭商量別的事情，就沒有把這回事放在心上，他前晌報告的時候，也沒有想到郭梅已經打上他的算盤。偏偏這句話他覺着怪有意味。再抬頭一看呢？她正是穿的藍大布衫，三十來歲，瓜子臉，一對大眼睛，人品端正，手脚俐索。模模糊糊他好像想起去年開團爭會，就是她說過小閻王打死她男人。他把前後的碴口一對照，就斷定了「瓜子不飽是人心」這句話，是衝着自己說的。不由得也就拍起巴掌來，摩想到這時一陣掌聲都過去了，他又來了幾聲馬後砲，惹得周圍幾個人人都笑他，他臉一紅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心裏就像揣着一塊火炭。

他倆的心思，叫老趙頭看的一清二白，因為郭梅是他外甥女，兩家住的遠點，平常時候，他也摩

有工夫管這些閒事；時下趁着這個機會，少不得要出面管管。散會以後，他先拿話試探張永清，一探口氣，張永清說：「人家還能看得上咱嗎？」老趙頭又跑到郭梅那裏，她也說：「怕咱巴結不上吧！」把個老趙頭樂的連聲說：「滿堂兒女也趕不上半路夫妻！」

大會開了四天，張永清選成了頭等模範，獎大馬一匹，郭梅選成模範婦女，獎給一面旗，一疋布。兩下裏回家一直忙了三天，到第四天頭上，就要過門去了。

（一九四七年七月，克山）

童養媳婦

平分土地運動結束了，封建勢力已經澈底打倒，老百姓都分到了可心地。到過年的時候，王家屯的老百姓真正是從心裏往外歡喜，不管天多麼冷，都在學校那院裏扭秧歌，大鑼大鼓，一天都沒有住勁。

唯有林芝蘭，一個勁兒在家裏躺着，哪裏也沒有去。不管誰叫她，都是說句『腰疼，不想動彈』。先頭，人們也真尋思她有病，後來袁大嫂抱着孩子來看她的時候，見她正偷偷的抹眼淚。再仔細一看，眼皮又紅又腫，就像兩顆紅杏。袁大嫂有心想跟她嘮嘮心清，一看王大娘搭拉着個臉，挺不高興。袁大嫂剛一扭過頭來，就聽見王大娘懷裏抱的孩子『呱』一聲哭起來了。這些事袁大嫂心裏都明白，一定是王大娘照着孩子屁股蛋子上擰了一把，故意鬧的不得安生。袁大嫂抱起孩子來就走了。

袁大嫂是王家屯的婦女主任，人挺精明，是事都是她帶頭。林芝蘭的事情，一來她就摸透了八九分，今兒個又加上王大娘這麼一鬧，袁大嫂就更明白了。

原來林芝蘭是老王家的童養媳婦。老家是八面城的，從小就在家裏受窮，九歲上就放豬，跟小子們一樣，圍着豬屁股轉了三年。到十二歲來到老王家，掏灰、燒炕、淘鍋、洗碗，哪一樣也少不了。

她。她婆婆一會兒也不叫她出去玩。

她男人叫長山，比她大一歲，倆人還合得來。沒想到長山到十六歲上，得上黃病死了。這一來可給林芝蘭惹下禍了；王大娘硬說是林芝蘭妨死他的。

死人剛一嘆氣，衣裳也沒有給穿，王大娘順手拿起條帚疙瘩，照林芝蘭腦瓜子上就打起來了。一邊打，一邊罵着：「挨千刀的！都是你闖的亂子，你這瘟死的！」拿條帚疙瘩打還不解恨，抓起她頭髮來，就往下撕。

打了一頓，又連哭帶喊的鬧起來：「哪一輩子造下的孽呀，把個瘟神請家裏來了！」

四鄰八舍來帮忙的，誰來她都跟人家叨叨一套：「俺們長山從小就沒有缺過奶，身板長的就像條小牝子，不是她來妨死，是誰妨的？挨千刀的！」

再不就說：「接過來那年，俺們娘家老叔就說過：「猪狗不到頭」，我光顧的貪圖省錢，誰承想真就那麼靈。不是瘟神是啥？挨千刀的！」

這以後，林芝蘭一天安生日子也沒有過，王大娘一想起兒子來，就找媳婦出氣，輕則是罵，重則是打，哪一天也得來幾場。

林芝蘭的眼淚把灶火坑都澆濕了。

過了年，林芝蘭十六歲了，王大娘就把心事對她明說啦：「我王家門的飯，管了你五年啦，過門不過門，都是一個樣，活是王家的人，死是王家的鬼，長山死了，還有他兄弟玉山，看個好日子，上頭絞絞臉，鋪蓋搬到一個炕上，就算過門，也用不着大娶大鬧的。」

林芝蘭整天擦眼抹淚的，心裏一時也沒有做亮過，個人以後怎麼辦呢？她連想也沒有想過。這幾天，婆婆也沒有打她，也沒有罵她，好像脾氣變了，誰知冷丁的一下提出來，要她嫁給玉山，這個事也真把她難爲死了。玉山今年才十二歲，啥事也不懂，說話還有點舌頭短，咬不真字。就這麼窩窩囊囊的過一輩子嗎？在婆婆跟前又不敢不答應，頂多能說一句「還小呢」，究竟是說誰小呢，連她自己都不知道。

若是娘家媽媽在跟前，也能商量商量這道兒，哭起來也有人給擦擦眼淚；眼前連一個知心人都沒有，哭都沒處去哭。

怨誰呢？就怨娘家太窮啦，十二歲的丫頭才換了五斗苞米。爹媽就這麼狠心！

這事鬧的鄰居都知道啦，慢慢傳到袁大嫂的耳朵裏，她們好幾個人來勸王大娘，說「孩子還小，過二年再說吧！」王大娘滿心裏不高興，可也沒辦法。本來嗎，十二歲哪能娶媳婦呢？

這以後，林芝蘭不光是做屋裏院裏的活，一家的水要她去挑，鋤草，除馬圈，啥事都得幹，到種地的時候，又得扶「拉子」，刨槎子，一句話：長山能幹啥，她就幹啥。林芝蘭自己也這麼想：怨自己生日時辰不好，要不，怎麼能妨死長山呢？

夏天，到處都鬪爭地主，挖財寶，追浮物，婦女會都參加了鬪爭，林芝蘭一回也沒有去過。王大娘連會房子也不叫她去。

收完秋打場的時候，區上又來工作隊，發動男女老幼都參加平分土地。兩個來月翻天覆地的鬪

爭，把林芝蘭的心事也壓下去了，她成了婦女會的頭行人，選成了屯的婦女代表，在好幾百人的大會上能講半點鐘的話，還到縣上開過會，和縣政委一個桌上吃過飯。

這兩個月，林芝蘭就像長了兩歲，眉眼也舒展開了，臉蛋兒又紅又胖的，見了誰也說長道短的，再不像以前見誰都是一低頭。

這時和屯裏的人們也都混熟了，她頂看得上眼的就是白國興，別看他才有十九歲，看身板就像二十幾歲，濃眉大眼的，挺體面個小伙子。

她這時腦筋也開啦，再不怨自己生日時辰不好啦。她明白了那是舊社會騙人的話。

過年的時候，大夥都敲鑼打鼓的扭秧歌，王大娘却又提起了舊事，叫她和玉山結婚。剛這麼一提，林芝蘭馬上就想到了白國興身上去。

王大娘這回說的挺緊，過了『破五』就辦事，林芝蘭光想找袁大嫂商量商量，王大娘一步也不叫她出去。原來王大娘看透了她的心思，說她跑野了。不趕緊把她抓到手裏，定規出事。

這一回可真把林芝蘭急壞了，她哭一陣又一陣，眼都哭腫了。能說沒有翻身嗎？地也分了，糧食也分了，大棉袍和高腰皮鞋都穿到身上了。要說是翻身吧，眼前這個事就能愁死人。

袁大嫂來的那天，把這個事全都看到眼裏了，特爲跑了一趟區政府，商量這個事該怎麼辦。

區上的民教助理員老馬來到王家屯的時候，先找來婦女會的五六個人商量這個事，大夥都說應當叫林芝蘭另找婆家。老馬說：『咱們也來個民主吧，開全體婦女會討論討論；把王大娘和林芝蘭也找來。』

一說開婦女會，五六十個大姑娘、小媳婦，老太太都來了。年輕的有穿綢袍的，穿洋大氅的，什麼顏色也有，個個都把頭髮梳的溜光溜光的，小姑娘們都把一條紅綾子挽到頭髮上，老太太也穿着古式緞子的大皮袍。個個都歡眉笑臉的，就跟娶媳婦辦大事一樣。

林芝蘭一進門，大夥就看出她是受了委屈，兩眼皮腫的和紅杏也似的。袁大嫂瞅空兒爬到她耳朵上說道：「揀有勁的說！」

平常在婆婆面前，林芝蘭連口大氣都不敢喘，今兒算壯起胆子來了，把王大娘怎麼打她罵她的事，全都端出來了。大夥都給她評理，說王大娘是封建腦筋。

王大娘一聽就來氣兒了，大嗓門嚷着：「婆婆管媳婦兒也不能管了？」她的話剛一落音，大夥馬上就亂吵起來：「看怎麼管法！民主國家就不許打人！」「得換換腦筋啦！」「待媳婦也不能來壓力派兒！」「大娘！別光着急，聽大夥說！」

袁大嫂把大夥的聲音壓下去，問道：「林芝蘭怎麼辦呢？」好幾十條嗓子嚷嚷起來，就跟敲鑼一樣：「另找對象！」「跟玉山太不班配了！」

王大娘連氣帶惱，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她是吃我王家門的飯長大的，這是我王家門的事，誰也管不了！」大夥又說：「給你們家幹活你怎麼就不說？」「你王家門也得說理，叫大夥評評！」「不能那麼說，大娘！大夥還不是爲你們好？」

王大娘一聽，又轉了話頭說道：「平白無故的，把我兒子妨死就拉倒啦？你們大夥也評評！」

說完，大夥緊跟着又來了一陣：「還是舊腦筋，不長病能死人嗎？」「大娘！得換換腦筋，這也是封建！」王大娘又說道：「封建？誰不知道「豬狗不到頭」？」袁大嫂說道：「這都是騙人的。若宋家老兩口子，就是一個屬豬，一個屬狗，眼下都六十多歲啦，再別封建啦！」又一個接着說：「我老叔跟我老孀，也是一個屬豬，一個屬狗，怎麼也到頭了呢？」「舊腦筋不時興啦！」

老馬看着討論的差不多啦，又怕大夥說的過了火，鬧的不團結，他就說：「我也發表個意見。照政府的規定，婚姻要自主，林芝蘭願意另找對象，大夥也同意，誰也不能強迫她。王大娘得好好想想，咱們光翻身還不行，還得翻心，腦筋也得翻過來。」他一看王大娘再也沒話可說了，就又接着說道：「現在再討論兩個事：第一、林芝蘭家當初使了老王家五斗苞米，現在這個糧食怎麼辦？第二、林芝蘭在老王家名下分了八畝地，這個地看怎麼處理？」大夥接着他的話音，馬上就討論好了：林芝蘭嫁到誰家，誰拿出五斗苞米給老王家。地呢，按照分地時討論的辦法，姑娘出嫁，人走到哪裏，地跟到哪裏。

開完會沒一個月，林芝蘭就和白國興結婚了。

（一九四八年六月末，東北日報社）

「火車頭」又冒烟了

尹長發是西堡屯的「火車頭」，這事誰都知道。他長了個大個子，寬肩膀，粗手笨腳的，站到跟前就像一面牆。從清算鬪爭到煮「夾生飯」，挖地主財寶，平分土地，哪一次都是他領着頭幹，沒一回閃到一邊去過。分頭一樣果實的時候，他就分了鮑半天的一頂火車頭帽，當時就戴起來了。這時候，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做「火車頭」。

從打前年清算起始，尹長發就領頭鬪了惡霸地主鮑半天，把大伙引導起來了。挖財寶的時候，他又到處調查材料，三天三宿沒睡覺，挖出鮑半天八個大窖。鮑半天懷恨在心，利用狗腿子吓唬他，說：「不出三天，叫你人頭落地！」不光沒吓倒他，辦事更積極啦。後來鮑半天把親外甥女派去，還拿一隻金錫子，想勾搭他逃跑，尹長發連人帶東西都交給了農會，叫鮑半天又挨了一回鬪爭。鮑半天把尹長發恨透了，勾來了二十多個胡子來打西堡，放出話來，說：「把尹長發交出來算沒事；不就洗平西堡！」老百姓都拿着扎槍，在街上說：「六十多桿扎槍，還保不住一個尹長發！」胡子打上來了，拿扎槍的都到屯口上藏起來，等着胡子到跟前打。尹長發領着六個民兵，西頭打到東頭。後來砲

藥打完了，他拿起棍扎槍，竄到屯口上一間小房子裏去，先頭的三個胡子進屯的時候，他一下子打槍戶裏跳出來，一槍扎死了一個胡子；緊跟着又過來兩個老百姓，帮着把那兩個胡子也打死了。剩下的胡子，再沒敢進屯子。

二年以來，尹長發就這麼領着頭鬪爭分地，後來又加入了共產黨，當了屯農會主任，趕到平分土地結束，西堡屯總結工作的時候，大夥都說：尹長發應當記第一功。

以後到種地的時候，可就不回了，尹長發變樣啦。仗着自己有功，個人分的地都不想侍弄，叫別人給他代耕，引的大夥都不高興他。

二

今年二月初，縣上開了農民代表大會，三四天的工夫，淨是討論『停止鬪爭，發展生產』的事情。尹長發在這個會上心裏是不大暢快的。就說停止鬪爭這回事吧，縣政委專門講了一頭晌，尹長發還是不想不大開。因為他滿腦瓜子裝的都是開大會、鬪爭、起東西，一說停止鬪爭，一時轉不過灣來，他又常這麼想：像飽半天這樣的人，不常鬪着點怎麼能行呢？時候長了，一定又要起毛。另外，他也覺着不領導鬪爭，幹部就沒事可幹了。生產是用不着幹部領導的，莊稼人都會點籽扶大犁，到時候都知道去種地。他這個想法，在會上也露出來過，剛一提起來，就叫區委的小趙打回去了，好幾回都是這樣，關的他心上很不痛快。

開完會回家，屯裏正忙着打棒子，拉苞米秸，送糞。尹長發在縣上開會的時候，屯裏人們就帶着

他把苞米糶拉回來了，十幾車糞也送到地裏。尹長發到家以後，啥也沒幹。

區委的小趙來檢查工作的時候，屯裏人都下地了，只有尹長發在農會裏。小趙就問他：「你沒有下地？」他說：「農會離不開人呀。」這個問題，在縣上開會就解決啦，定規好屯幹部一律下地，帶頭生產，農會裏有啥事，在地頭上就參考着辦啦。現在尹長發又這麼提出來，小趙早就看透他是不願參加生產，可是他還是慢慢的說道：「以後農會的事，主要就是生產，幹部的主要工作，當然就是把生產領導好。所以幹部就一定得下地，和羣衆在一起幹活，才能把羣衆帶起來，積極生產，也能商量着解決生產上的各種困難，就是把農會的工作也做好了。」說的時候，小趙還打了很多的比喻，慢慢的跟他講，挺耐心。尹長發能說啥呢？覺着人家說的頭頭是道，自己一句話也答對不出來，可是心裏到了兒還是不服氣，這幾句話若是叫別人說，尹長發還許能接受，攔小趙嘴裏說出來，他不光是不能接受，反倒整了一肚子氣。

原來小趙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，家在前堡住，老輩就和尹長發家沾點姑舅親，後來小趙又成了尹長發的外甥女婿，就又近了一層。小趙參加工作很早，進步挺快，在工作隊鍛鍊了一年，住了三個月的黨員訓練班，就提拔到區委，參加區支委會的委員。區幹部的分工，小趙擔任領導西堡這幾個屯子，尹長發心裏老是拿他當小孩子看。上次在縣上開會，他提的意見，都叫小趙給碰回來了，尹長發心裏就挺不高興，回來就當着大夥說道：「小雀雀崽子剛長翅膀就想鑽天！」心裏老不服氣，他常常這麼想：吃小米子也比你多吃幾石，我抗鋤下地的時候，你還滿炕亂滾呢；只不過多喝了二年墨水，還會啥？

剛過「清明」，區上來了通知，說是開屯的幹部會，討論生產。尹長發心裏說：又是這一套！這天正趕的家裏有點事，所以他沒到區上去。屯長開會回來，簡簡單單的交代了一句「今年生產是第一等大事：幹部要帶頭下地，領導生產！」

又過了兩天，就開墾種小麥，尹長發也覺着農會實在沒事可幹，就跟着犁杖下地了。這天共有四付對墾下地，尹長發都走到了，看看麥籽點的怎麼樣，種的深淺，到處指點指點，就又回家來了。統共種了四天小麥，都是這樣，他覺着這就算親自領導啦。因為以前領導鬭爭的時候，區委書記說過：「常頭行人光靠自己猛幹不行，頂重要的工作，是把羣衆發動起來。比方鬭爭惡霸地主，羣衆要是都起來講理鬭爭，那個力量就大啦，多麼大的勢力，也能把他打下去。若是羣衆發動不起來，你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行。」他想起了這些話，再一聯想到生產，就說：「一個人幹不幹不常緊，把老百姓組織好就行。」

尹長發就這麼天天跑，東地跑到西地，這裏檢查一下，那裏組織一下。頭兩天跑的還挺心盛，到了地裏，人們還聽他的話，說說笑笑，商量商量，也顯不出什麼來。到第三天輪種他個人的麥地了，他也沒有下地幹活，是插秧組幫他種的。已經種完四條壟了，尹長發才下地。扶犁的趙春，頭一個就問他：「主任！看看深淺行不行？」尹長發聽着這話有點扎耳朵。他當了一年的農會主任，屯裏人還都是招呼他名字，或者叫老尹，他倒覺着挺痛快；今天乍一叫「主任」，簡直說不出怎樣一股勁。

來，他覺着人們離他遠了。正不知道怎麼回答趙春，點籽的王文江又問啦：「籽點的厚不厚，主任？」他更覺着不是味了。一句話也沒說，就離開了他們，又到南崗地去。那裏另是一個插耩組，隨便嘮扯了幾句，他老覺着人們拿他另眼看待。一樣的話，攔往常說起來，是句好話；今天這麼一說，他就老覺着不是味兒。比方他們說到這付對犁不好使的時候，陳福說：「去年使他種了二十來垧小麥，沒出一點毛病；今年不知怎麼，老不受使喚！」尹長發把這話一心思，就想到陳福是拿話點自己。徐大個子趕牲口的時候，隨便說了一句：「這白馬心眼才好哩，老不使勁拉！」尹長發又心思是指雞罵狗。他光往這一邊想，呆了不大一會兒就走了。本來還想到西南地去看看，兩條腿也不給做主，邁步都沒有勁兒，算了，回家去！

他一邊走着，攔心裏一想，老覺着不對勁兒。鬪爭大地主的時候，他第一個撕破臉，生死都沒有往心裏攔過；現今呢！老百姓對他這麼一冷淡，他就架不住勁了。他老早就這麼說過：「得罪一百個大地主，一點也不在乎；好老百姓可一個也不能得罪。」今天好多人對他都變了樣，這是他頂傷心的事。

尹長發沒有好好去想這個事應當怎麼辦，他光往別人身上想，怨大夥過河拆橋，翻身忘了本——是誰領導的翻身鬪爭？難道都忘了嗎？幾天幾宿不睡覺，把眼都熬腫了，還不是爲大夥翻身？捨生忘死打胡子，還不是爲了保護全屯老百姓？爲屯民辦事，費盡辛苦，能說這不是功勞嗎？他這麼走着想着，一道兒也沒有想開，到了兒也不明白人們爲啥這麼短見。

種完小麥五六天，就起始種大田。尹長發整天在家裏呆着，也不下地，也不到農會去，家裏水都

懶得挑。心裏發煩，出氣也不順當，飯也吃着不香啦，幾天的工夫就病倒了。其實他這個病，身上的病佔三分，心病佔七分。這時屯裏人們傳開這麼一句話：「火車頭」出毛病啦！再不就說「火車頭」也冒不出烟來啦！」

屯裏的生產，說起來是天天都幹，就是懶懶散散的老不帶勁。

四

尹長發的事情，小趙知道得頂清楚，尹長發拿他當小孩子看，小趙心裏也都明白。這次聽說尹長發病了，就跟區委書記商量了個辦法：買了點掛麵和油茶，帶了點頭痛腦熱的藥，也不顧下着雨，倆人都跑來看他。工作上的事，一點也不提，就是問他病怎麼樣，告訴他怎麼保養，講講打勝仗的事情，給他開心。後來聽說他家裏草餵完了，他倆還幫着他鋤了十捆草。臨走的時候，又囑咐了好幾回，叫他好好養病，不要急躁。這一回尹長發很受感動。

隔了一天，他倆又下屯來了，一看尹長發的病也好了。區委書記跟他講了講全區的生產情形，又講到各屯生產多麼熱鬧，哪個幹部黨員怎麼帶頭生產，哪個小組怎麼比賽，拾大柴，費了整整一頓晌。尹長發也明明知道句句都是點醒自己，下地生產，他也覺着自己應當下地。另外，又一起起幾天就沒有下地，大夥給了幾句不受聽的話，就馬上下地去幹，這不是丟臉嗎？又一想到整天在地裏幹活，太沒意思啦，不像以前開大會那麼帶勁。那時候只要一敲鑼，全屯男女老少齊到場，然後自己站到凳子上去，大嗓門一講話，好幾百人的聲音，就跟山崩地裂一樣，說幹個啥事，「喇啦」一齊動手，

那够多麼熱鬧！現在整天在地裏幹活，磨磨唧唧的，哪裏去找那個世面呢！

吃完了晌午飯，區委書記又說：「今年這個生產，是全黨工作中的頭等大事！糧食打的多了，老百姓能吃飽穿暖，才有力量出公糧，出担架；部隊上糧草充足，人馬齊備，才能保住打勝仗；只要把蔣介石徹底打垮，就能保住咱們徹底翻身，保住咱們土地！歸根到底還是爲咱們老百姓。」尹長發一聲也不吱，低着頭聽着。他覺着這些事自己都知道，這樣的話，自己也能說出來。區委書記一看，就知道這些話不能打動他。緊接又往深裏解釋：「前方部隊要糧食，担架隊要糧食，新收復城市也要糧食——那些地方國民黨在的時候，餓的連豆餅也吃不上，咱們一收回來，就不能再看着老百姓挨餓。後方的燒鍋火磨，沒有糧食也開不了工。不管從那一方面看，沒有糧食是不行的。所以說，今年大生產，是個政治任務，關乎國家大事，戰爭勝敗。因此黨才提出號召來，全心全力搞好生產，號召農村每個黨員，幹部，親自帶頭下地，積極生產，才能把羣衆帶起來，一齊努力，多打糧食！凡是能帶頭下地，把生產搞好了的，都是好黨員，好幹部，爲人民立了功；若是別的工作都好，就是沒領導好生產，那還不算好黨員，好幹部。」區委書記每逢說完一段的時候，小趙都引證很多事實來證明，說的挺透澈。這時尹長發還是一聲不響，腦瓜子越往下低着，鬢角子上兩道青筋鼓的挺老高，區委書記一看，就知道已經打動了他的心情。得趁熱打鐵，接着說下去：「黨員是要服從黨的決定的；到緊急的時候，掉腦袋也得完成黨的任務。因爲黨的任務，都是老百姓頂着急要辦的事情。只要好好往深裏想想，眼光看遠點，就能想開這個道理。做好了黨給的任務，就是給人民辦好了一件事情，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區委書記一看他腦蓋上直冒汗，怕他心裏過於難受，馬上又轉了話頭，說

道：『就拿你來說吧：翻身鬭爭的時候，生死不顧，是事帶頭，老百姓沒一個不翹起大拇指頭來叫好的。胡子打來，指出名來要你，全屯的老百姓都拿起扎槍來保護你尹長發，世界上還有比這事更光榮的嗎？』這幾句話可是說到尹長發的心上了，他一起以前怎麼受人誇獎，現下又怎麼叫人們看不起，一傷心，眼淚『唰唰』的掉下來了。區委書記又緊跟了一步，說道：『這只是給老百姓辦好了一件大事，以後的事還多的很：共產黨員給老百姓辦好事，是無盡無休的。』這一大片話，把尹長發說的感動極啦，他冷丁的一下抬起頭來，拉着區委書記的手說道：『我太對不起黨了……得跟老百姓坦白，陪不是……就今兒下晚！』區委書記說道：『好！這才是好黨員！』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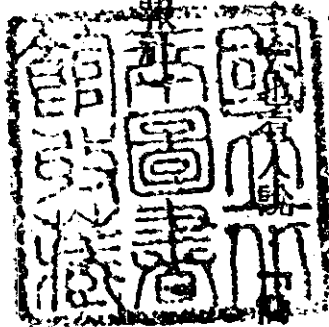
農會裏有個數來月不開大會了，今下晚擠的滿滿當當的，連站腳的地方也沒有。小趙先招呼了一下『開會！』尹長發就打凳子上站起來了，開頭第一句話就說：『我犯了大錯誤，大夥要處分我！』大夥一聽，沒頭沒腦的來了這麼兩句，還都沒有想開是怎麼回事，尹長發就又說下去：『我又是黨員，又是幹部，做出事來，可連誰都不如！共產黨號召咱們加勁生產，援助前綫，能幹活的，都下地去了，我反倒呆在家裏。對不起黨！對不起老百姓！今天區委也在這裏，咱民衆也來全啦，大夥商量着看怎麼處分我。』這時人們亂嚷嚷起來啦，有的說：『能好好幹活，就比啥都好！』又有人說：『把領導鬭爭的那股子勁用到地裏去，就能把地種出油來！』這時尹長發又聽到一個挺熟的聲音說道：『好好幹活，還是好棧的，沒一個不擁護你的！』他一看，原來就是那天叫他『主任』的那個

趙春。尹長發覺着大夥太寬大自己了，不要說是處分，就連一句難聽的話也沒人說，這才轉念到以前自己埋怨老百姓短見，那是很不對的。接着又感動的說下去：「種小麥的時候，我到地裏澆麥生產，大夥說句啥話，我都覺着拿錐子扎我耳朵一樣。這兩天別看沒有幹活，肩膀上比担着千斤担子還重，睡覺睡不着，吃飯也不香甜，那個味兒，比幹活難受多了。從明兒起始，有一點偷懶的地方，也願受大夥處分！」說完以後，大夥都拍起巴掌來歡迎他。後來區委書記和小趙也都講了話，說今年生產多麼重要，怎樣才能多打糧食，又檢查了一下插秧組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，臨完了又鼓了鼓勁，提出和前堡比賽，訂了四個條件，這才散了會。

第二天，起的頂早的是尹長發。從今以後，不光是帶頭下地，全屯誰家籽種不夠，或者哪組裏鬧不團結，他都是跑來跑去，想辦法解決，張羅的挺急。東南地要挖道水壕，尹長發第一個領頭下水，到南甸子裏去看荒場子，尹長發在水甸子裏躑了好幾十里地。這樣，真的就把全屯的熱情都掀起來了，雞叫二遍就起來餵牲口做飯，天天都是不等太陽冒紅就下地，個個都挺心盛。

這時屯裏又傳出了這麼一句話：「「火車頭」又冒烟了！不愧當「火車頭」直是火車頭冒白烟——上洋勁啦！」

（一九四八年六月，東北日報）



文學戰綫創作發行

第一集 共十冊

- 原動力（中篇）……………草明（已出）
江山材十日（中篇）……………馬加（未出）
零下四十度（中篇）……………西虹（未出）
營長李雲生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周立波（未出）
戰火紛飛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劉白羽（未出）
高祥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方青
老戰士（短篇）……………周潔夫（未出）
踏破遼河千里雪（報告）…華山（未出）
基本羣衆（報告）……………井岩盾（未出）
文藝散作（論文）……………舒羣（未出）
-

52
002250



高 祥

1948.9.初版 作.6000.

定價： 元